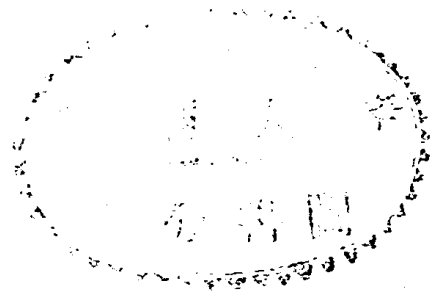


張中角編譯

自由大自由

及其在國際法國際
和平組織中重要地位



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新書預告

出使莫斯科記

前美國駐蘇大使

戴維斯著
梁純夫譯

書摘 第一集

陳原編

書摘 第二集

陳原編

美國六十家

美國倫得堡著
張翼聲譯

中國史綱

翦伯贊著

戰事與和平

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合譯
高地

571.94
309
2

目錄

引言

一，羅斯福初講四種自由

(對第七十七屆國會咨文——一九四一，一月六日)

附錄一：羅斯福重述四種自由(摘錄援助民主國播講——一九四一，三月十六——及其它八則) 一〇

附錄二：四種自由發達以前羅斯福關於自由的言論(摘錄接受為第二屆總統候選人演詞——一九三六

，六月二十七——及另外一則)

附錄三：哲斐孫起草的獨立宣言(一七七六，七月四日)

二，大西洋憲章

(羅邱聯合宣言——一九四二，八月十四)

附錄一：威爾遜的十四點(由對國會致辭——一九一八，一月八日)

附錄二：威爾遜的四點(由凡爾昂山演說——一九一八，七月四日)

三，聯合國宣言

(二十六國協定——一九四二，一月一日——一月二日公布)

四，莫斯科會議公報(節錄)

(三國外長會議協定——一九四三，十月三十)

五，莫斯科宣言

(四國宣言——關於普遍安全的四國聯合宣言——一九四三，十月三十)

目錄

二八

二五

二三

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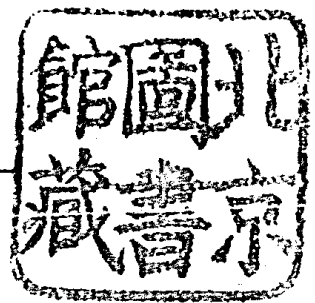
二二

二〇

一九

一六

A 210890 03874



六，開羅會議公報

(一九四三。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六——十二月一日公布)

二九

七，德黑蘭宣言

附錄：關於伊朗宣言(一九四三，十二月一日)

三〇

八，邱吉爾的七點——『自由的測驗』

(由在羅馬對意大利人民的談話——一九四四，八月二十九)

三三

九，國際組織建議案

(敦巴頓橡園會談公報——一九四四，十月九日公布)

十，斯大林有關戰後世界和平安全問題的演詞

(為紀念十月革命二十七週年舉行的慶祝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四四。十一月六日)

四六

十一，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

(三強領袖聯合聲明——雅爾達宣言——一九四五，二月十一)

五九

附錄：鐵托元帥與南斯拉夫皇家政府的協定(一九四四，六月十六)

六七

十二，羅斯福報告克里米亞會議

(對國會的咨文——一九四五，三月一日)

六八

十三，舊金山聯合國會議請柬

(一九四五，三月五日)

八一

附錄：斯退丁紐斯闡釋表決程序(一九四五，三月五日)

八二

引言

這個小冊子本是爲舊金山會議弄的。

但是人類不幸得很，十足證明人類是一場悲劇，那就是還未等到會議開幕，而會議的有不可測度的偉大的主人，羅斯福先生，却驟然地，非時地，死了！

一部分因爲這個，這個小冊子改了名子。

一部分因爲這個，把一切此時此地能够找到的羅斯福先生直接講到『四大自由』的語句，都『選輯』了來。

也一部分因爲這個，多少誤了出版的日子。

這些東西，並不是僅僅從報上抄下來的。一部分已經改譯。大部分都是新譯。（新譯不一定說沒有別人翻譯過。乃是，至少，現在的譯文與別人的譯文不同處多一點。）

新譯的部分就是一切直接關於『四大自由』的語句，以及威爾遜的十四點與四點，哲斐孫的獨立宣言（摘譯），邱吉爾的七點本文。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莫斯科宣言，德黑蘭宣言，國際組織建議案，鐵托與蘇伯西奇的協定，羅斯福關於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斯退丁紐斯關於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的聲明，等等。

莫斯科會議公報（一部分新譯），開羅會議公報，以及克里米亞會議報告與斯大林的演辭，都經改譯。

我的翻譯，誠知有人會感到生硬。我則力求其精確。總期不多着字而已明白達盡原意。總期作到加一

字則嫌多，減一字則病少。一句話本可以有種種說法。那麼，爲什麼不就照原來的說法？我的翻譯習慣總是不知不覺就作到不但要表達原來的意思，也保持原來的說法，不須絕不刪略，也不輕予添加，只文字不同而已。當然，在信之中，也還要達，至於信，達，美，在我是否都已作到，那是另一個問題。又如說我的譯文已不能再改善，那就更根本背反我的意思。

現在，民主的巨潮洪流，正普遍在全世界。而這個潮流，可以說，却是羅斯福先生掀起來的。至少，應該說，乃由羅斯福先生爲最高指導。

羅斯福先生的「四大自由」更正，或會，主宰着這個世界。現在是人民的時代，現在是革命的時代，現在是平常人革命的時代。而這個的第一個代表就是羅斯福。

所以，今之視國者，要切實了解這個世界，這個時代，與夫主宰這個時代的這個世界的潮流大勢，那就應該從羅斯福研究起。

哲斐孫與威爾遜都是羅斯福最景仰的人物，也就是他直接承繼而大大發揚了的人物。威爾遜在初選爲總統時已著論講「新自由」了（一九一三出版）。——他說自由就是完全諮詢的意思。他說自由要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而他所認爲即該實現的一種「新自由」就是「一種廣了，深了，以與現代美國人的寬了的生活相配應的自由」，由此以減削大企業的壟斷壓榨。

哲斐孫起草的「獨立宣言」，尤爲羅斯福所常常提起，而且奉行。所以現也把它的主要部分與威爾遜的十四點與四點，一併譯錄在這裏。

關於舊金山聯合國會議：現在許多人都已知道舊金山會議不是和會了。它不是爲的結束過去（照某一個意思說），而主要是爲打點將來。

舊金山會議的中心任務本是爲一個戰後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的一般國際組織（或說國際總組織），製成一道憲章，然後如克里米亞會議聲明所說的，趕快儘早把這個組織成立起來。

關於這個會議，我在仔細研究之後，曾經幾次公開說過的些話，現在都已證明是不錯的了——因爲都是今日世界上許多人所同感。

第一點，在會議進行，組織成立的過程中，我希望：

一，使世界一切力量都有表現的機會。

二，多注意對各國人民都有好處的公利，勿儘着爭各國的私利。

三，設立有力的國際教育文化機構——除經濟上的資源，貿易等外，要並注意國際的教育文化的關係以及各國內教育文化的改革，務期增進民族互喻，滅除種族偏見，普遍養成對於戰爭的痛惡，以消滅侵略戰爭的心裏原因。

第二點，新國際組織成立以後，則我特別希望：

一，樹立威信。言出法隨。要能實踐；要真能解決將來或有之糾紛。勿只有憲章，徒託空言。從開始起，勿在任何小問題上有一次忽視，勿在任何一小問題上失信，表示無能，或處置不當。（大問題更不待言。）由此以期引起普遍的注意與重視。

二，切認國際與各國的不可分。爲國際團結，並應注意各國的團結。爲國際的和平安全，並應注意各

國的和平安全。對於舊來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要有今日最適當的解釋。就是更嚴格執行各國人民都有自擇某政府情形式的絕對自由與絕對權理。任何國，任何人，任何組織，不得干涉，不得阻礙，不得壓制。爲維持世界的和平安全，以此爲職志一般組織，對於各國國內或有的糾紛，必不可熟視而無睹。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並應斟酌適用於各國國內。

第三點，總之，我希望以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爲職志的國際組織要是全世界人民的，積極的，建設的，開發的，進步的。不但不可僅僅是一部分政府的，也不可是消極的，保守的，僅僅從事防範的，僅僅維護既得權利的。

美青年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先生在今年二月號『讀者文摘』起首發表的一篇明析簡要地講說『敦巴頓橡園和平計劃意謂什麼』的大文，結尾說得好：

『我們企求對於這個計劃得一個冷靜而審慎而完備的一般人民的判斷，然後，如經認可并批准，再爲它得一個不僅僅各國政府的，而且是各國人民的堅固的有效的支持。在結局上，乃是他們（各國人民），而且也只有他們（各國人民），由他們確定的志趣，由他們的了悟理解，由他們繼續不斷的忠心，才能把和平，安全，與進步，帶到世界來。』

文中他并且對於說了三番的『各國人民』與『他們』，特別加以加重的表示。

是的，現在無論如何也是全世界一般人民的時代。總可相信，也該相信，人民是會表現他（與她）們的力量，不管道路還是怎樣地險難、崎嶇、曲折。

所以要尊重一般人民的意見，所以要一般人民來表現力量，就是因爲大多數人的意見，大多數人的力量，總是天下爲公的，總是大公無私的，而且必然也不會有私，也不容有私，也不能有私。

至於敦巴頓橡園會談報會果的建議案，實曾經幾年的研究準備；根據那些建議要成的國際組織，顯然有兩個根本假定。

一個是理與力并重，或說理想與現實事實并重。斯退丁紐斯在他那篇大文開端也會顯著地提到這點。他曾說：『一個健全的和平計劃必須根據當前實在的些事實，並且目的在實現我們對於和平世界的些理想。』也就是如他在末後又會說的，『把世界的些頑強的現實與世界的些不可抑止的宏願二者都擺在計算之中。』

另一個就是集體安全與區域布置兼採，也就是全與分，整個世界的組織與局部地方的結合，齊頭并進，以求任何糾紛爭端的易于解決而不至於擴大，以切實地促成整個世界，也就是個個地方的個個人的安全生活，和平相處。

這兩層意思；都引起不少議論。但我却相信，在現在世界對於這兩層並沒有可以非難的充分理由。我更覺着，這兩點都正有合於我常喜悅的相反相成的道理。

關於第一點，羅素先生本早在一九四三年春，在那年四月的『自由世界』（紐約出版），發表的一篇邏輯美妙的大作『戰後世界的若干問題』裏，已經有過『開始的權力機關應由美，英，蘇，中而成』的切實主張。

我深感到，要成一個穩固而有力的國際組織，必須讓這次戰爭中犧牲最大，出力最多，國家人民多有發言權。他們痛定思痛，懲前毖後，在還新的親歷的慘酷經驗影響之下，也許可以心平氣和一點兒，也許可以較理性一點兒，也許可以較會反省，也許可以更實在，更客觀一點兒，也許可以考慮得周一點兒，公一點兒，誠一點兒，明一點兒，活一點兒，通一點兒，中一點兒。

假使不幸，假使在籌備國際和平組織的集會裏，儘由一些在最近戰爭中并不曾受什麼損失，不負責任，也無力負責任的小國政府，七嘴八舌，肆其譁鼓，那世界前途一定很難不再遭些無謂的不必要的麻煩波折。

理性，理性，已經因為反對它，而讓成千萬的人都慘死了！應該有理性而還理性得很不够的人呵！難道還不尊重它，踐履它，充實它，學着仁一些兒，靈活一些兒，能感覺一些兒，而乃竟還忍心麻木地，再讓成萬萬的人類生靈塗炭麼？

張申府

一九四五，四月底五月初

羅斯福初講四種自由

(對第七十七屆國會咨文——一九四一，一月六日)

美國國會諸君：我告訴你們，美國國會此次舉行第七十七屆會議，其所逢時會，乃是我國有史以來所空前未有的。我特別用「空前」這個形容詞，因為美國的安全過去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受着外界嚴重的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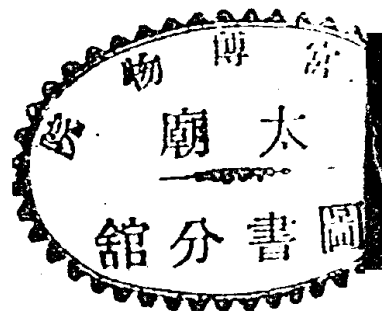
我國政府，自從按照一七八九年的憲法正式成立以來，歷史上所遭遇的危機，都是些對內的糾紛。幸而其中只有四年南北戰爭的那一次危難，我們的統一受到了威脅。感謝上帝，現在我們四十八州一萬萬三千萬同胞，已經完全忘記了國家團結的裂痕。

一九一四年以前美國誠然常常為國外的糾葛所紛擾。為了保衛美國的權益，保衛和平貿易的原則，我們並且還兩次參加了歐洲國家間的戰爭，若干次西印度，地中海及太平洋的不宣而戰的戰爭。然而沒有一次足以威脅我們的安全與獨立。

今天我要告訴諸位一個歷史的真理。當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時候，凡有人意欲把美國封鎖於時代長城的後面，美國這個國家是永遠要反抗的。現在為了我們四子孫及大家四子孫着想，誰要強迫美國或美洲任何部分與世界隔絕，我們必加反抗。

我們這個決心，已在法國革命後二十餘年的戰爭中有了明顯的例證。

羅斯福初講四種自由



當拿破崙戰爭的時代，法國在印度及羅西阿那獲得了立足之點，誠然威脅着美國的權益。當我們參加一八一二年戰爭以擁護和平貿易之時，美國權益也會受相當的妨礙。可是英國法國或任何國家都沒有統治全世界的野心與目的。

從一八一五到一九一四的九十九年之中，情形亦相彷彿，歐洲或亞洲任何戰爭對於美國及美洲任何國家的未來，都不成真正的威脅。

除了墨西哥所受共黨的擾亂，從沒有異國民族想在西半球建立永久的根據地，而大西洋與英國艦隊乃是我們的友軍，而且現在仍舊是我們的友軍。

就是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世界大戰，對於美國的未來，其所含的危險成分，似乎也並不大。可是自茲而降，美國開始覺悟到民主國家的消墜，對於我們的民主政治有怎樣的影響。

我們無須過分重視凡爾賽和平的準備不周。我們無須重提民主國家處理世界復興問題的失策。我們要明白，一九一九年的和平雖不公平，但遠勝於慕尼黑甚至慕尼黑以前的那種所謂「和平」。這種和平是在強暴與霸道的新秩序下所進行的，而今又想推行之於整個的世界。美國人民是始終不變地面對着那種強暴與霸道。

凡是認識事實的人，都知道民主主義式的生活，此刻在舉世各地受着直接的攻擊，其攻擊的方式，或用武力，或在戰禍尚未延及的國家裏面，秘密散佈惡毒的宣傳，破壞他們的團結，挑撥他們的惡感。

在過去十六個月中間，這種攻擊，曾經把或大或小許多獨立國家的民主主義生活方式摧殘殆盡，其數目之多，實堪驚人。這種攻擊者仍舊在進行他們的破壞工作，威脅着或大或小的許多國家。

因此，我以總統的地位，執行我憲法所授予的責任，向國會來報告我國目下的處境。我覺得我必須報

告你們，我國的安全，我們的民主體制，與國外的時局，絕對有息息相關的聯繫。

用武力來保衛民主主義的戰爭，正在四大洲英勇地進行着。如果他們的抗敵不幸而失敗，歐，亞，非，澳四大洲的人民與資源都將爲征服者所統制。他們人民與資源的總和，大過美洲所有的人力與資源。差不多大了好幾倍。

在這樣的時期，若還有人說，一個毫無準備的美國，一隻手悠閒地放在背後，可以用另一隻手來抵禦全世界，這當然是幼稚與不正確的。

認識現實的美國人，誰也不會希望從獨裁者那裏可以得到和平，國際仁愛，或是可以恢復真正的獨立，或是全世界同縮軍，或是言論自由，信教自由，甚至定安定定的事業。

從獨裁者那裏獲得的和平，不會替我們或我們的盟邦帶來安定的。那些想放棄真正的自由，以換取暫時苟安的人們，等於既不願自由，也不要安全。

我們這個國家，實可驕矜自誇，我們的心是軟的。但我們決不能變成頭腦都軟弱起來。

我們應對那些用花言巧語，到處傳佈妥協主義的人，時加警惕。尤應注意那些少數自私自利者的小團體，他們想剪下「美利堅鷹」的羽翼，來裝飾他們自己的窠巢。

最近我曾指出，現代戰爭的進展速度，是如何地迅速。如果獨裁國家，在這次戰爭中得到了勝利，我們將準備其攻擊深入到我們中間來。

有許多謬言，認爲我們國家，因爲重洋遠隔，不至即受外來直接的侵略。明顯得很，英國海軍一天保有它的實力，這種危險就一天不會存在。即使沒有英國海軍，任何敵人在沒有預先佔領到進攻的戰略據點以前，決不會愚蠢得越過四千里海洋，以重兵在美洲登陸而進攻我們的。

但是，我們由歐洲過去幾年中，得到了不少教訓，尤以挪威的教訓最爲重大。挪威的主要海港，經數年來叛國陰謀醞釀，終被敵人一舉而加以佔領。

敵人侵略西半球的第一階段，不會即用正規軍來登陸攻擊。而將派遣秘密特務人員，與受特務人員所收買分子來佔領我們重要的各戰略據點。在美國和拉丁美洲，已有大批的秘密特務人員，與受他們收買的幫手。

侵略國一天保持着攻勢地位，那麼，選擇進攻時間，地點和方法的機會，就一天屬於他們，而不屬於我們。

明乎此，就知道美洲各共和國的將來，爲什麼在今天已臨到了盡常危險的地步。

這也就是我今天向諸位的報告，何以是我們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報告。

這也是政府行政各部門的官吏，國會的議員，何以人人面前都攔着十分鉅大的責任，及何以應該負此鉅大責任的理由。

我們的行動與政策，首要專心致力於應付這外來的危機，這是我們當前的急務。我們國內的一切問題，現在都成爲這非常大時期中的一部分了。

我們處理內政的國策，是以尊重我們國中一切同胞的權理與光榮爲基礎的。我們的外交國策，也應該如此，而以尊重一切國家的權益與光榮爲基礎，而無大小國之分。遵德上的正義感，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的國策是這樣的：

第一，我們不分黨派，以全國民意的深刻表現，決心建設全面的國防。

第二，我們不分黨派，以全國民意的深刻表現，決以全力援助世界各地正在抵抗侵略者的堅毅不拔的民族，由於他們的抵抗，得使戰爭沒有蔓延到西半球來，我們積極援助他們，正說明着我們的決心，必使民主主義獲得勝利，也說明了我們決心保衛本國的安全。

第三，我們不分黨派，以全國民意的深刻表現，認定那些道德的原則以及有關我們自己安全的原則絕不容許我們接受那侵略者所強制的，妥協者所發動的『和平』。我們知道，永久的和平，是絕不能由於犧牲其他民族的自由而換得來的。

在最近普選中，看出了民主共和兩黨，對於國家政策，無何實質的差異。當時在美選民之前，兩黨對於國策方面沒有一「主義」的鬥爭。時至今日，更顯明地知道，全美國的人民，都在要求並贊助政財，認清這明顯的危機，迅速採取全面的行動，而且，最明顯的，也是最需要的，應飛速激增我們的軍需品。

工業界與勞工界的領袖們，業已響應了我們的呼召。加速度進展業已開始，且在若干方面，沒有到規定的時限先就竣工了，又在若干方面，亦能不誤期限，但有若干方面，稍為延誤了些日期，所感遺憾的，有些方面，並且是極重要的方面，我們因其完成計劃的緩慢，非常關心？

但在過去一年中，陸海軍確有了實際的進展，實際說來，我們的經驗日見豐富，我們每天都在加速我們生產的方法。但是，今日所認為最滿意的，到了明日就不見得一樣認為滿意，應求其日新又日新，截至現在所得到的進步，我們不能認為滿意。指揮國家計劃的人員，都是受過最好訓練具有充分能力，並富有愛國思想的，他們不能以現在所得到的進步而自滿，除非大功告成之日，我們本誰也不該自滿自得。

不管當初的目標是否過高還是過低。我們的目標是更快與更好的成果。
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例：

羅斯福初講四種自由

我們的飛機產量不足預定的數量，我們正在晝夜設法解決許多的問題，使產額與預定數量相符。

我們的戰艦建造却超過了預定的數額，但我們仍在設法更要增進它的速度。

將一個生產平時物品的國家轉變為生產戰時器械的國家，並不是一樁輕易的工作，在實際的物質可以開始迅速地源源流入之前，必先建造新的工具與工廠以及航運水道等，這些都是計劃開始實行時最大的困難。

國會當然應該隨時聽取關於計劃進展情形的報告。但有些消息，有關我們自身的安全，有關我們所支持的國家之安全者，須謹守秘密，我想這一點諸位一定早已明白的。

新的環境常產生我們安全的新需要，我將對此屆國會要求大量增撥款項，賦予特權，以推進我們已經開始的工作。

我同時要求國會賦予特權，給予經費，足以製造額外軍械與各種軍需品，俾送交那些現在正同侵略國作戰的國家。

我們當前最有貢獻而迫切的任務，就是將自己變成一個既可為自己復可為友邦的兵工廠。他們不需要人力，他們只需要價值數千萬元的國防武器。

他們無力付款的時候，很快就會到來，我們不能也不願僅因他們無力償付軍器價款，就讓他們向敵人投降。

我不願建議給他們金元借款，使他們拿這借款來買我們的武器，然後再拿金元來還我們。

我建議應設法使他們的定貨列在我們的計劃裏面，使這些國家能夠繼續不斷的在美國獲得軍需器材。也許有一天，他們所有的器材，對於我們自己的國防將有莫大的幫助。

待理軍事專家與軍事當局商定保障我們安全的最妥善方法之後，我們就可以自由決定多少應該留存已用，多少應該送給我們的友邦，這些友邦堅毅英勇的抗戰，給予我們充分的時間來準備自己的國防。

我們輸出國外的物品，在戰爭結束之後的相當時期以內，他們就可償還，或用同樣物資或用他們所能生產而我們也有需要的物資。

讓我們來向民主國家進一言，『我們美國人對於你們保衛自由的奮鬥異常關切，我們正以我們的精力，我們的資源，以及我們的組織力來增加你們恢復和平維持自由世界的力量，我們將源源不絕的把許多船隻、飛機、坦克車、與大砲，送給你們，這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的保證』。

爲了完成這一個目的，獨裁者們縱把我們的舉動當作破壞國際公法的行爲，或者把我們對於抵抗侵略國家的援助，當作戰爭的行爲，我們絲毫不覺懼怕。這種援助縱令獨裁者片面的武斷爲戰爭的行爲，我們以爲并非戰爭的行爲。

獨裁者們如果準備同我們開戰，他們不會等待我們有了戰爭的行爲才開戰，他們並沒有等待挪比丹數國有戰爭行爲時始行開火。

他們所崇奉的是片面的國際法，這樣的國際法不是彼此遵守的法律，所以變成了壓迫的工具。

美國子孫未來的幸福，全靠我們能否有效的并迅速的援助他們。我們將遭到怎樣的一種非常境遇，誰也不能確鑿的指出。這個境遇或許是須要我們去遭際的。總之國家生命危殆之時，國家決不能束手待斃。

一個自由國家有權要求一切集團的通力合作。一個自由國家有權希望農工商界的領袖們在自己的集團（無須在其他的集團）內領導着激勵大家的努力。

對付少數妨礙與搗亂分子的最好辦法，首先是示以愛國實例，令他們自覺慚愧，如果無效就用政府的

權力來援救政府。

人類不專恃麵包而生活當然也不能單以武器來作戰。那些直接効力於國防以及那些在他們後面替我們建設國防力量的人都應該有活力與勇氣這種活力與勇氣是從他們對民主主義方式生活的堅定信仰中產生出來的。而這種生活方式又是他們所極力保衛的我們所要求的有力行動必須建基於認清那些值得戰爭的目標。

政府對於已做過的工作，很覺得滿意，很覺得有力量，它使人民覺悟到自己在保衛美國民主生活中的任務。這些工作，加強了人民的力量，恢復了他們對於我們所欲保衛的制度之信仰與熱誠。

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因素是社會革命。我們現在簡直不能不去仔細考慮這些構成社會革命基本原因的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

強固健全民主政體的基礎，實在並沒有什麼神祕。我國人民所期望於他們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基本東西，必很簡單。他們只希望：

青年與其他民衆的機會一律平等，能工作者有職業，需要安全者得有安全，停止少數人所享受的特權，人人得保持公民的自由，人人能在活潑有生氣及在逐漸提高的生活水準中，享受科學進步的成果。

在這個騷亂而複雜的現世界裏，我們不可以再把這些簡單基本的東西忽視了。我們經濟與政治機構內部組織力的強度，就把如何滿足民衆這種希望來做一個衡量的標準。

還有許多同我們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係的東西，也需要立即改良。例如：我們應該使更多人享受養老金與失業保險金，我們應該擴充病人就醫的機會，我們應該設計一個更好的制度，使稱職的與需要職業的人能有工可作。

我會要求大家犧牲自我，幾乎全美國的人都願意響應我的要求。

犧牲自我的一部分意義，就是多納稅。在我預算的聲明裏，我建議，我們龐大的國防計劃大部分的經費都應出自稅收，所以我們應繳納比現在更多的稅。在這個計劃裏，決不應有人因以致富，也決不許有人爲此。按照能力納稅，這條繳稅的原則，我們在主張的時候應該永遠放在心裏。

要是國會能保持這條原則，那麼那些愛國不後人的選民，一定也是同聲贊助的。

在我們正求弄得安定的未來日子裏，我們欣期見一個建立在四種必要的人類自由上的世界。

第一是言論與表示的自由——世界處處都有。

第二是個個人照他自己方式拜神的自由——世界處處都有。

第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這個：翻成世界說法，意思就是說的對各國都爲其居民保障一種健康的太平時生活的些經濟上的諒解——世界處處都有。

第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個，翻成世界說法，意思就是說的一種普遍全世界的減縮軍備，到這樣個程度，並澈底到這樣一個程度，使沒有一國還能對任何隣邦犯物質侵略的行爲——世界處處都有。

這並不是什麼對於一種遼遠的千年盛世的幻想，這就是在我們自己這個時候，自己這一代，能夠達到的一種世界的一個確定基礎。

這種世界恰就是獨裁者們以炸彈威力所造成的暴政所產生的新秩序的反面。

我們以更偉大的概念——道德秩序——來反對這所謂新秩序。這樣一種社會秩序，可以大無畏地應付征服世界的陰謀及國際叛變。

自有美國歷史以來，我們就每天在變動之中，在一種永久的和平的革命之中。這種革命在改變的環境中，不斷地靜靜地進行着，却沒有集中營或壕溝的警誡。我們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國家在一個友善

羅斯福初講四種自由

十

而文明的社會裏共同工作。

美國已把它的命運交給它幾萬萬自由男女民衆的手，腦與心；並把它對於自由的信仰，交請天理的指導。自由就是使人類權理到處至高無上，我們擁護那些爲獲得或守護這些權理而奮鬥的人。我們力量就在我們意志的集中。欲達到這樣崇高的觀念，勝利是唯一的指標。

附錄一

羅斯福重述四種自由

一

（摘錄援助民主國播講——一九四一，三月十五）

幾個星期前我會談到我們的一些自由：言論與表示的自由，個人照其自己方式拜神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這些都是最後生死存亡所繫。也許並不能在全世界立即都達到，但人類却是正經由民主的些過程向着這些理想而進。假使我們失敗——假使民主被奴役替代——那就這四種自由，甚至運提到它們，都要成了違禁的事了。在它們能够復活之前，又要經過些世紀。現在打贏了，我們便可把這四種自由的意義加強，我們便可把人類的身量與人生的尊貴加增。

一一

（摘錄反納粹播講——一九四一，五月二十七）

我們只願接受一個崇奉言論與表示的自由——個個人照其自己方式拜神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四世界。

這麼一個世界不可能達到麼？

大憲章，獨立宣言，合衆國憲法，放奴布告，以及人類進步裏別的一些里程碑——所有這些原都是似乎不可能達到的理想——可是都已達到了。

三

（摘錄華盛頓誕辰播講——一九四二。二月二十三）

我們聯合國的人，對於我們所求的那種和平，有幾條廣泛原則，都是一致同意的。大西洋憲章，不但適用於世界在大西洋兩岸的那些部分，并且適用於全世界：侵略者的解除武裝，各國家與各國人民的自決，以及四種自由——言論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與免于恐懼的自由。

四

（摘錄國旗日即聯合國日致辭——一九四二，六月十四）

平常人類的四種自由就像空氣與陽光，麵包與鹽，一樣地是人類需要的要素。剝奪了人的所有這些自由，人就死了；剝奪了人這些自能的一部分，人也就萎枯了一部分。把這些自由充分而多量地給了人，人便將邁進一新時代，人類最偉大的時代，的門檻。

羅斯福初講四種自由

這些自由就是所有各種信條各種種族的人的權理，不管他生活在什麼地方。這就人是繼承的遺產，久被扣留了的。我們聯合國人有力量，有人，最後有意志，來保障人類繼承的遺產。

相信平常人類的四種自由——相信照着神的影子，生而自由的人——這就是我們自己與我們今日面對的些敵人間不同的關頭。與我們所恨的罪惡的是獨一個正相反，我們同盟的絕對統一，就在這上邊。這兒也就是我們的強力，勝利的源泉與希望，的所在。

附記：按此時適墨西哥與菲律賓，剛於原來二十六國之外，首先相繼加入聯合國宣言。

五

（摘錄對國際學生會議致辭，藉藉此對全世界青年播講——一九四二，八月三日）

你們所爲了它而打仗的——而且是你們中有些人所爲了它而舍棄生命的——那個較好的世界，將來是不會只因爲你們已打贏了這次戰爭，就到來的。只有有大胆的眼力，睿智的設計，堅苦的工作，才會使它可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會把它弄來的，要弄到它只有經過多年的努力與堅持與不遊移的信仰。

……

在四種自由的概念上，在大西洋憲章的基礎原則上，我們已爲我們自己立下了些高的鵠的與些無限的目標。

那些概念與那些原則都是計劃在形成那麼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裏，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你們都能生活得自由而公平，而且最什麼的是再不爲戰爭的慘狀所恐懼。……

我們已受到我們過去錯誤的好處了。這一次我們將知道怎樣把勝利充分利用。這一次我們戰鬥武力的

些成就，將不再因政治上的玩世態度與怯懦與不勝任而拋棄。

……
我們聯合國的人，具有技術的資具，物質的資源，而且，最什麼的，尤其是有冒險的勇氣以及眼力與意志，那都是要建設與支持那樣一種世界秩序所需的，那樣一種世界秩序就是只有它才能證明現在我們的青年所在作的龐大犧牲是有理由的。

可是我們必須堅持它；我們必須永不鬆弛，永不遊移，永不恐懼；而且我們必須在一塊兒堅持它。

我們必須對一切形式的罪惡都保持攻勢。我們必須工作，而且我們必須戰鬥，以保證我們的孩子們一定可以有，而且一定可以和平享受，他們的不可轉移的權利，對於言論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

只有在這些大膽的條件上，這次全面戰爭乃能結果成全面勝利。

六

（摘錄對第七十八屆國會咨文，論國情——一九四三，一月七日）

兩年前我在我的每年咨文中曾談到四種自由。其中兩種——言論的自由與宗教的自由——的錫賜，本就是這個國家的生命本身的一主要部分；我們希望這些錫賜也給予世界處處一切的人。

國內人民與前線人民——男男女女——都正在疑念着第三種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對於人民，這個的意思就是說，到了他們退伍的時候，到了戰時生產變成平時經濟的時候，他們要有權期望完全有業——為他們自己以及為一切美國有能力而要工作的男男女女們。

他們期望有機會工作有機會經營他們的農莊，他們的店舖，掙得下得去的工資。他們都熱切要面對我們的自由企業制度中存在的危險。

.....

在你同我們的青年男女交談的時候，你將成到，除了就業的機會以外，他們還要保障防免一切主要的經濟上的偶然事件的罪惡——這種保障並要由搖籃直擴張到墳墓。這個偉大的政府是能并必須供給這種保障的。

.....

在這次戰爭上獲勝是擺在我們前邊的第一個而且最大的鵝的。在和平上獲勝就是其次一個鵝的。這個的意思就是說，奮力求擴大我們這兒以及所有全世界的人的安全，最後并奮力爭得第四種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

七

(摘錄廣播詞——一九四三，七月廿八)

在個個被納粹，法西斯，或日本軍國主義者佔領的國度裏，人民都已貶到奴隸或東四的地位。

對這些被佔領國的人民，把人類的尊嚴，爲自己命運的主人，得享言論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都給他們恢復了，這就是我們的決心。

我們已開始履行這個諾言了。

八

(摘錄在渥太華加拿大國會致辭——一九四三，八月二十五)

在這次戰爭上的絕對勝利要給世界些更大的機會，因為把仗打贏，自身就在證明了共同協議的行動是能成事的。我們確乎能向着比世界業經享受到的更大的一種免除匱乏的自由，大踏步而進。用一致的行動把匪徒趕出去，并永把它踏在腳跟下，由此我們確乎能得到一種免于恐懼暴力的自由。

我永生只是氣忿那些人，嘩嘩拉拉地主張四種自由與大西洋憲章都無意義，因為不能達到。假使他們生在一個半世紀前，他們就會要會譏笑並且說，獨立宣言是完完全全的呆動。假使他們生在差不多一千年前，他們就會要會駭然驚然地哄笑大憲章的些理想。又假使他們生在幾千年前，他們就會要會嘲笑摩西。在他拿着十誡從山上來的時候。

九

(摘錄對第七十八屆國會每年哲文，論國情——一九四四，一月十一)

中國與俄國是同英國與美國真真一致的，在承認這個主要事實上，就是：

每個國家，不論大小，其最善的利益，都是要求一切愛自由的國家要在一個公正而經久的和平體制裏聯合在一起。在現在世界局勢中，照德意日的行動所證明的，對於和平的擾亂者，加以軍事的控制，無疑問的，這在各國間，就像在一個社會裏各公民間，一樣地必要。而對於和平，一個同等基本的必要之點就是，使一切國家內的一切個別的男男女女以及孩子們都有一種下得去的生活標準。免于恐懼的自由是永遠同免于匱乏的自由聯結着的。

我們已能明白見到這個事實：真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沒有經濟上的安全與獨立。『困窮的人不是自由的人』。饑餓而失業的人民就是作成獨裁作風的料子。

附錄二

四種自由發表以前羅斯福關於自由的言論

一

（摘錄接受爲第二屆總統候選人演詞——一九三六，六月二十七，在費拉得爾費亞城）

：現代文明本身的衝進已對我們提出了這些新困難，新問題，如果我們要給美國保存華盛頓與哲斐孫所曾設計與戰鬥以求的政治與經濟自由，就必須都加以解決。

就是自由這兩個字，在它本身，而且必然地，就暗示有免於某一種阻撓力量的意思。在一七七六，我們曾爭求免于一種政治專制的暴政的自由。：

也就是爲了要贏得免於政治專制那種暴政的自由，才有美國的革命戰爭。那次勝利把治理國家的事交在平常人的手裏了，平常人遂同他的鄰人們都贏得了經由他自己的政府去作成並規定他自己的命運的權利。政治專制在一七七六，七月四日，在費拉得爾費亞城肅清了。（按那天在費城美國國會通過哲斐孫所起草的獨立宣言。——譯者。）

不過，自從那次鬥爭以來，人的發明天才，在我們的國土裏，又放出了些新力量，把我們人民的生活

又重行規定了。機械，鐵路，汽，電的時代；電報與無線電；大量生產，大量分配——所有這些都結合起來產生一種新文明，並隨帶着產生一個新問題，對於那些仍要自由的人。

因為拿這個現代文明，經濟的保皇黨人會彫出了些新朝來。新的王國在對物質的東西的集中統制上建設起來了。經由對於公司，銀行，證券的新用法，工業農業，與勞資的新機構——全都是我們祖先們夢想不到的——現代人生的整個結構都被壓迫着來為這個王室服役了。

.....

所有全國內，機會都被專賣所限了。個人創業被壓碎在一座大機器的齒輪中。開放給自由營業的領域越來越受了限制。私人企業變得太私了。變成了特權企業，而不是自由企業了。

一個英國老法官有一次曾經說：「困窮的人不是自由的人」。自由需要有意營生的機會——營一種照當時標準下得去的生，營一種不但使人足以爲生，並使人有所爲而生的生。

對於我們當中太多的人，在經濟不平等的面前，我們曾經一度贏得的平等，都沒了意義了，有一小羣人，曾經把對於別人的財產，別人的金錢，別人的勞力——別人的生活——差不多整個的統制權，都集中他們自己的手裏，對於我們當中太多的人，生活都不復是自由的了；自由不復是實在的了；世人都不能從事快活的追求了。

.....

經濟秩序的保皇黨人已承認，政治自由是政府應管的事。但他們却主張，經濟奴役是無人應管的事。他們會承認，政府可以來保護公民，在其投票權上；但他們却否認，政府可以作什麼來保護公民，在其工作與生活權上。

羅斯福初講四種自由

今天我們願堅守這個主張：自由並不是什麼一半一半的事。如果對平常人保證在投票場裏有平等機會，那他在市場裏就必須也有平等機會。

……現在美國這兒，我們正在從事一個偉大的戰爭。它並不單單是一個反匱乏與貧窘與經濟的瓦解的戰爭。它實是一個爲使民主存續下去的戰爭。我們實正在戰鬥着，來爲我們自己，並爲全世界拯救一個偉大而寶貴的政府形式。

一一

（譯自英名記者吳溫的『羅斯福：世界政治家』第二十章首段——一六〇頁——一九四二，倫敦出版）

「在一九四〇七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羅斯福總統曾說那『五種自由』，他說這些就是在永久和平能到世以來以前要先實現的些目標：

免于恐懼的自由——以使人民不復需要怕被襲擊；

情報的自由——除非把一切情報的來路都放給所有各國人民，不能有穩定的世界；

宗教的自由——沒有限制或法律防止任何人照其自願作禮拜；

表示的自由——個個人都應有權現表示他的意見，除非鼓吹推翻全國公認的政府與法律；

免於匱乏的自由——特別說是各國的生意，一般說是世界的生意；其普遍完成，都必須排除各國間文化上與貿易上的壁壘。」

附錄三

獨立宣言（摘錄）

（哲斐孫根據費城國會決議被推起草。經小亞丹士與佛蘭克林略作修改。一七七六，六月二十八提出國會。七月四日通過。六日發表。會恭繕於羊皮紙，自八月二日起由當時國會十三州議員簽字，陸續共簽五十六人。）

我們主張這些真理都是自明的，就是：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一切人都由其造物主賦以若干不可輕移的權利；屬於這些權利的，生活，自由，快活的追求，都是。爲保障這些權利，乃在人間設立了政府，從被治者的同意得到其公正的權力。凡當任何一種政府形式竟至可以破壞這些目的時，人民的權利就在改變或廢除它，而設立新政府，新政府基礎所據的原則與新政府權力組織的形式，都要是自人民看來是會實現人民的安全與快活的。誠然，遠居命令人，久經奠定的政府不應爲些輕微短暫的原因而變更；準此，歷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但令罪惡還可以忍受時，人類總是有意忍受，而無意廢除習慣了的些形式來恢復起自己的正當地位的。可是等到一大串的苛虐掠奪的情事，始終不變地追求同一目的，證明蓄謀要把人民貶到絕對專制暴政之下時，那麼，拋開這種政府，而爲自己將來的安全設些新守衛，那就是人民的權利，那就是人民的義務。

大西洋憲章

(羅邱聯合宣言——一九四一，八月十四)

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與代表聯合王國政府的首相，邱吉爾先生，聚會的結果，認爲應當把他們兩國國策中若干共同原則，爲其對於世界可有一較好未來的希望基礎者，加以宣布，使人共曉。

第一，兩國不求任何擴大，不論領土的或別的。

第二，兩國不欲見到與有關國人民自由表示的意願不合的領土變更。

第三，兩國尊重一切國人民選擇其所要靠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權利。各國人民其主權與自治有橫遭剝奪者，兩國都願見其恢復。

第四，兩國除正當尊重其現有義務外，當努力推進一切國家，不論大小，勝利者或被征服者，對於貿易與世界的原料，凡爲其經濟繁榮所需者，在取得上，都享有平等待遇。

第五，兩國願促成一切國間在經濟領域的最圓滿的合作，以期爲一切國都得到改善的勞工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

第六，在納粹暴政最後毀滅之後。兩國希望見到建立一種和平，對一切國都要予以其自己邊界以內安居的資具，并要保證一切土地裏的一切人，都可在免于恐懼與匱乏的自由中渡過其一生。

第七，此種和平應使一切人都能經過公海及大洋，不受阻礙。

第八，兩國相信：世界各國全部，無論爲現實主義的或精神上的理由，都必須要放棄使用武力。因爲如果仍有在邊境以外以侵略威脅人，或可能以侵略威脅人的國家，繼續使用陸海或空軍軍備，未來和平絕

不能維持，因此，兩國相信：在廣泛面永久的普遍安全體制未建立之前，此種國家的解除軍備，是必要的。兩國對於一切別的可以實施的辦法，可以爲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減輕軍備的壓倒人的負擔者，當同樣加以贊助與鼓勵。

佛蘭克林·羅斯福
文斯敦·邱吉爾

威爾遜的十四點

（由對國會致辭——一九一八，一月八日）

- 一，製定公開的沒有私的國際默契的和平約章。
- 二，論平時或戰時海洋絕對自由，除了爲國際行動所封閉時。
- 三，排除一切經濟障礙，在同意於和平并自願維持之的國家間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
- 四，保證減縮各國軍備到與各國內部安定尙可相容的最低程度。
- 五，根據有關各民族人民與政府利益有同等重量的原則，公開調劑一切殖民地的要求。
- 六，從一切俄國領土撤退出來，并給俄國的政治發展以機會。
- 七，從比利時撤退出來，不對限制其主權作任何企圖。

八，一切法國領土，要使自由與復原，并賠償取得阿爾薩斯洛林。

九，沿着顯然可認的民族線調整意大利的疆界。

十，給與匈各民族人民以最自由的自主發展機會。

十一，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地內格羅，撤退出來，并給塞爾維亞以海口，并由國際保證巴爾幹各國的經濟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十二，保障與托曼帝國土耳其部分的主權，但土耳其統治下的其它各民族也得確保其生存與自主發展的機會，并把達達尼爾海峽永久開放於一切國家。

十三，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包括不可爭議地是波蘭人口的所居住的各領土，并給以自由海口，并以國際約章保證其政治經濟獨立與領土完整。

十四，在對大小國家同樣互相保證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特定約章下成立國際聯合會。

附錄二

威爾遜的四點

(由凡爾昂山演說——一九一八，七月四日)

一，對於任何地方的任何暴力，凡能單獨，秘密，與由其自願地擾亂世界和平者，都加以破滅；如其不能立即破滅，至少將其減縮到實際無能為的程度。

二，對於任何問題，不論是領土的，主權的，經濟設施的，還是政治關係的，其解決，都根據直接有關人

民自由承認的辦法，而不根據任何其它國家或人民爲其本身對外影響或主宰地位的緣故而欲採不同的辦法者的物質利益或方便。

三，一切國家在其相互對待之行為上，都要同意受一切現代國家的公民在彼此關係上所受同樣的榮譽原則與尊重文明社會常法的原则的制裁；以便一切諾言與約章都可被神聖不可侵地遵守，一切私的詭計陰謀都不得圖弄，一切自私的損害都不得泰然地施於人，而一種互相信賴可以在互相尊重其權理的大方基礎上建立起來。

四，建立一種和平組織，要使其可以確保自由國家合併的力量足以遏止任何對於權理的侵犯，並用以使和平與正義由以下步驟達到較安全的地位，即設一名副其實的輿論法庭，一切國家都須服從，任何國際調整爲直接有關的各國人民所不能友誼地協議者，都要受它裁定。

聯合國宣言

(二十六國協定——一九四二，一月一日——一月二日公布)

美利堅合衆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哥斯達黎加，古巴，捷克斯拉夫，多米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希臘，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印度，盧森堡，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南非，南斯拉夫的一個聯合宣言。

本宣言各簽字國政府，

聯合國宣言

既贊成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與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首相，一九四一，八月十四日，被稱爲大西洋憲章的聯合宣言中，所具體表示的旨趣與原則的共同綱領；

并相信完全戰勝敵人，對於保衛生命，自由，獨立與宗教自由，以及保全自己國土與別的國土裏的人權與正義，都是必要的；又相信各簽字國現在是正對企圖征服全世界的野蠻而兇野的武力，從事於共同奮鬥，用特宣言：

(一) 每個政府都擔保自己對三國公約及其加入國中，自己現與作戰的分子，使用全部資源，不論軍事或經濟的。

(二) 每個政府都擔保自己與本宣言各簽字國政府合作，並不與敵人成立單獨休戰或和約。

前列宣言，所有正在，或可在，戰勝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上，提供物質援助與各種實驗的國家，都可加入。

(一九四二，一月一日，作於華盛頓。)

附記；按以後至一九四五，一月一日陸續加入的，以次有墨西哥，菲律賓，埃西島皮亞（即阿比西尼亞）（以上一九四二）；伊拉克，巴西，玻利維亞，伊朗（以上一九四三）；哥倫比亞，利比里亞（以上一九四四）；法國（一九四五，一月一日）。一九四三，二月初秘魯曾一度表示贊成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但直到克里米亞會議後始與智利等正式簽字于聯合國宣言。

莫斯科會議公報（節錄）

（三國外長會議協定——一九四三，十月三十）

美利堅合衆國國務卿赫爾，聯合王國外相艾登，及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之會議，自一九四三年十或十九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舉行。共開會十二次。除三國外長外，參加那議之人員，尙有：

（一）美利堅合衆國方面，駐蘇大使哈立曼，德安少將，海克華斯，鄧恩及專家。

（二）聯合王國方面，駐蘇大使卡爾，史特助，伊斯邁中將及專家。

（三）蘇聯方面，伏羅希洛夫元帥，維辛斯基與李維諾夫兩副人民外委長，副人民貿易委長塞格耶夫，參謀部官員格里斯洛夫少將，人民外委會高階官員薩克辛及專家。

此次會議討論事項，包括所有三國政府提出討論之問題。其中有若干必需作最後決定者，會議對之均已有所決定。有若干，經討論後，原則上有所決定；而交付特別爲此設立之各委員會詳爲研討，或留待經由外交途徑處理。又有昔未經交換意見後了結。美國，聯合王國及蘇聯三國政府，對有關共同戰爭努力之一切事項，本已在密切合作中，但此次却爲第一次三國外長能一起在會議中聚首。

此次會議最重要者，爲對縮短對德及其在羣附屬國之戰爭所應採之步驟，有坦白而群盈之討論。并乘代表三國參謀部之軍事顧問在場，而討論確切之軍事行動計劃。關於此點，已有所決定，且已在準備中，以便造成將來三國間最密切軍事合作之基礎。

重要僅次於促早戰爭結束者，爲三國政府承認爲彼等本國利益計，及爲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之利益計，均有將目前在執行作戰中之密切協力與合作繼續於敵對軍事行動停止後之期間之必要；并承認唯有如此，

和平始能維持，而彼等人民政治上，經濟上與社會上之福利，始能充分推進。

此種信心正表示在一個宣言中。對此宣言，中國政府，在會議期間，曾經參加，并經三國外長與中國駐莫斯科大使，各代表其政府簽署。此宣言，今日發表，關於進行作戰，以及關於一切有關正分別與四國作戰之敵人投降與解除武裝等事項，均規定了簡直更加密切之協力。該宣言并會陳示，為四國政府所一致同意者，一種廣泛國際合作與安全體制所應以為基礎之各項原則。并規定將一切其他愛好自由國家，不論大小，均包括在此體制中。

（此下有六段，特關設置處理歐洲方面當前問題之機構及發表關於意奧與德國罪行三宣言事，今不譯錄。）

互信與諒解為此會議全部工作之特徵。在此互信與諒解之空氣中并會致慮若干其它重要問題。其中不僅包括時下流行性質之問題，并包括有關處置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國，經濟合作與保證普遍和平等項問題。

（此下為美英蘇中四國關於普遍安全之宣言，見另篇。）

於意大利宣言

美利堅合衆國，聯合王國與蘇聯，三國外長，已確定三國政府完全同意：盟方對意大利之政策，必須以一根本原則為基礎，即法西斯主義及其所有惡勢力與所造成之形勢，要使完全破滅，而對意大利人民要予以一切機會，以建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之政治制度及其他制度。

美國與聯合王國外長茲聲明：兩國政府之行動，自進攻意大利領土肇始以來，但令為重大之軍事需要

所許，即已以此項政策爲基礎。

三國政府之外長，爲將來更推進此項政策，同意：以下各項辦法均屬重要者，均應付諸實施：

(一) 意大利政府應由容納彼始終反對法西斯主義之若干部分意大利人民之代表，而弄得更民主：此實屬必要。

(二) 意大利人民應完全恢復言論，宗教信仰，政府信仰，出版與公共集會之自由；意大利人民并得成立反法西斯之政治團體。

(三) 法西斯統治所創立之一切制度與組織均應消弭。

(四) 所有法西斯或親法西斯分子，應從行政及一切公共性質之制度與組織中排除。

(五) 法西斯統治下之一切政治犯均應釋放，並予以大赦。

(六) 地方行政之民主機關應予創立。

(七) 法西斯頭目與軍事將領，已知爲軍事犯或有軍事犯之嫌疑者，應予逮捕送審。

三國外長於宣布此宣言之際，承認意大利境內倘使尙有軍事行動繼續未斷，則充分實施上述各原則之時間，當由總司令經由聯合參謀首長收到之指令決定之。

本宣言之參與者，三國政府，將應彼此中任何一方之請求，就此事項進行諮商。此外大家了解，本決議之內容，決無一點，係施行以反對意大利人民最後選擇其自身政制之權理。

關於奧地利宣言

聯合王國，蘇聯與美利堅合衆國，三國政府同意：奧地利，爲希特勒侵略而犧牲之第一個自由國，應

從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

三國認爲一九三八，三月十五日德國因入侵而加諸奧地利之合併，完全無效。三國認爲自彼日以來，曾在奧地利實行之任何變動，三國絕不受其拘束。三國茲聲明願見重建一自由獨立之奧地利，并願藉此爲奧國人民本身，以及彼將遭遇同樣問題之各鄰邦，打開道路，求得爲永久和平唯一基礎之政治上與經濟上之安全。

不過，應喚起奧地利注意：奧地利因其站在希特勒德國方面參加戰爭，實負有一種無可逃避之責任；而在最後清算時，彼自身對其解放所作之貢獻不可免地將被擺在計算之列。

（以下尙附有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與斯大林人民委員長簽字之關於德國暴行之聲明，今不錄。）

莫斯科宣言

（四國宣言——關於普遍安全的四國聯合宣言——一九四三，十月三十）

美利堅合衆國，聯合王國，蘇聯與中國的政府：

一致決心，根據一九四二，一月一日之聯合國宣言，及其後各項宣言，各向其現與作戰之軸心國家繼續進行戰事，非至該各國家已在無條件投降基礎上放下武器不止；

自覺到欲爲其本身並爲其盟國人民對侵略威脅，得到解放所負之責任；

并承認由戰爭過渡到和平必須使其迅速而有序，而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建立及維持，使世界人類的與經濟的資源極少移用於軍備，更有其必要，用特聯合宣言：

（一）彼等爲進行與其各個敵人作戰而約定之一致行動，將使繼續於組織及維持和平與安全。

(二) 彼等之中，凡與一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所有關於該敵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裝事項，均將採取共同行動。

(三) 彼等爲防備敵人任何違背投降條件之行爲，將採取一切認爲必要之措施。

(四) 彼等承認必須於可能實行之最早日期建立一一般的國際組織，根據所有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并使所有此種國家，無論大小，均得爲會員，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五) 在重新建立法律與秩序并創立一「普遍安全體制」之前，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彼等將彼此諮商，並於必要時同聯合國其它國家諮商，以便代表國羣採取共同行動。

(六) 戰爭終止以後，彼等除非爲實現本宣言各項旨趣，并經共同會商後，將不在別國領土內使用其武力。

(七) 彼等將彼此并與聯合國其它國家會議與合作，關於戰後軍備之管制，造成一可能實行之一般協定。

簽字者：莫洛托夫，赫爾，艾登，傅秉常

一九四三，十月三十

開羅會議公報

(一九四三，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十二月一日公布)

羅斯福總統，蔣委員長，邱吉爾首相，偕同各該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會議，業已完畢

開羅會議公報

。發表概括之聲明如下：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得到一致意見。

我三大盟國會表示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盟國進行此次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

三國決不爲自己圖利，也無擴張領土之思想。

三國之旨趣，在剝去日本自從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所有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類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均歸還中華民國。

其它一切日本以暴力與貪慾所攫取之領土上，亦須將日本驅逐出去。

我三大盟國，心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意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

爲達以上各項目標，并爲與其它對日作戰之聯合國目標相諮詢，我三盟國將繼續堅忍進行爲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須之嚴重而悠長的戰爭。

德黑蘭宣言

(一九四三，十二月一日)

我們——美利堅合衆國總統，大不列顛首相，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過去這四天中，已在我們盟邦伊朗的首都德黑蘭聚會，已經擬定並且認可了我們的共同政策。

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國家在戰爭上，以及在戰後的和平上，都要一塊兒工作。

關於戰爭，我們的軍事參謀已參加我們的圓桌討論，我們已經議定了我們破壞德國武力的計劃。我們關於將從東、西、南三面進行軍事行動的規模與時間，已得到完全的同意。我們在這兒已得到的共同了解，保證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關於和平，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它成爲一種長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負有無上的責任，來創造一種和平，從全世界各國人民的絕大羣衆都可博得好感，并在今後許多代中，把戰爭這種災難與對於戰爭的恐怖，都可排除。

同着我們的外交顧問，我們已檢討了將來的許多問題。所有那些國家，無論大小，凡是其人民，同我們自己的人民一樣，在心靈裏，在頭腦裏，都願意獻身於消除暴政與奴役，消除壓迫與不寬容者，我們都將求其合作與積極參加。他們也許自願到民主國的世界家庭裏來，我們一定歡迎。

天地間決沒有一種力量能够阻止我們從陸上破滅德國的陸軍，從海上破滅他們的潛艇，從空中破滅他們的兵工廠。我們的進攻將是毫不容情的，而且是有增無已的。

從這些友誼的會議出發，我們滿懷信心，瞻望那麼一天。那時，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過自由生活，全不爲暴政所摧殘，而只憑着自己各種各樣的願望與自己本身的良心。

我們本抱着希望與決心來到這兒。我們在事實上，在精神上，以及在志趣上，都成了朋友，在這兒分手。

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

一九四三，十二月一日，簽於德黑蘭。

附錄

關於伊朗宣言

(一九四三，十二月一日)

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與聯合王國首相，互相商議，并同伊朗（波斯）總理商議以後，願意聲明他們三國政府關於對伊朗的邦交的互相同意。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聯政府與聯合王國政府承認在對共同敵人作戰上，伊朗所已給的援助，特別是其對於供應品從海外運輸到蘇聯上，所作的便利。

三國政府確見；戰爭已對伊朗造成特殊的經濟困難。三國政府既考慮了由他們普遍全世界軍事行動加在他們身上的重大要求，並考慮了運輸，原料，爲平民消費的供應品普遍全世界的缺乏，他們同意：當繼續將在這些顧慮之下還可能的經濟援助，供給伊朗政府利用。

關於戰後時期，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聯政府與聯合王國政府，同伊朗政府意見相合，認爲：在敵對情形結束時，伊朗所遭遇的任何經濟問題，應同聯合國中其他會員國的經濟問題，一同受到爲處理國際經濟事項而舉行或創立的各種會議或國際機關的充分考慮。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聯政府及聯合王國政府，同伊朗政府，一致願望維持伊朗的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他們期望伊朗同一切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起參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的建立在，依照四國政府都已繼續贊同的大西洋憲章各原則。

(簽名)

邱吉爾，斯大林，羅斯福

邱吉爾的七點——自由的測驗

(由在羅馬對意大利人民的談話——一九四四，八月廿九)

目前意大利極容易重陷入法西斯黨徒掌握中。

要是一個國家讓它沉淪到專制政府之下，是沒有可被寬恕的理由的。

我們不能忘記墨索里尼乘我們的危機向我們進攻的情景。

諸君應知道，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

目前或者還存在着「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自由？』這個問題在處於和平狀態的世界裏可以由下列幾個簡單而扼要的測驗得到解答：

1. 有自由表示意見與反對及批評當前政府的權利麼？
2. 人們有推翻他們所不贊成的政府的權利麼？并備有憲法的方法為人民所可藉以表明其意志的麼？
3. 有人民的不受行政機關干涉，也不受羣衆暴力的一切威脅，也不與任何某一政黨聯合的法庭麼？
4. 這種法庭會執行在人類心裏與守禮與公正兩條廣泛原則相聯合的公開而鞏固的法律麼？
5. 對於貧與對於富，對於私人與對於政府官吏，一樣會有平等機會，公正待遇麼？
6. 個人的各種權利，除了要受他對國家的那些義務的限制外，會都被維持并主張并頌揚麼？
7. 平常的農民工人，靠着每天的辛勞餬口，掙扎着養活一家的，免得了恐懼有一個在一單一黨控制之下的殘酷警察組織，就像納粹黨與法西斯黨所作俑的「格死搥撲」，會拍拍他的肩膀，不用公平或公開之審判，就把他拘去押起來，或加以虐待麼？

國際組織建議案

(敦巴頓橡園會議公報——一九四四，十月九日公布)

中美英蘇四國之戰後世界和平組織會談，於八月二十一日起在華盛頓敦巴頓橡園分美英蘇與美英中兩階段舉行，業於十月七日閉幕。對於商談維持和平與安全國際組織問題已獲圓滿結果，將此次商談中所同意之各項目製成一國際組織建議案，作為將來聯合國全體會議時討論之基礎。四國約定於十月九日下午十一時（重慶時間）分別在重慶，華盛頓，倫敦，與莫斯科同時公布。錄譯如次：

中華民國政府現已接到中國代表團與美英代表團自九月廿九日至十月七日在華盛頓商談關於維持和平與安全國際組織問題之報告。

關於國際組織商談中已得同意之多項項目，均詳載于一嘗試性質之建議案中，該建議案附錄於後。在華盛頓參加討論之各國政府，已同意於進一步研究此等建議後，立即採取必要之步驟，擬定完全之建議，俾作將來聯合國全體會議時討論之基礎。

為建立一一般國際組織建議案

茲建議應建立一國際組織，定名為「聯合國」，其憲章應包括足以使下列之建議發生效力之各項規定。

第一章 旨趣

本組織之旨趣應為：

(一)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并爲此目的採取有效之集體辦法以防止并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及制止侵略行動或其他破壞和平行動，并以和平方法調處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

(二) 發展各國間友誼關係，并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加強普遍和平；

(三) 在國際經濟，社會，人道等項問題之解決上，達到國際合作；并

(四) 設一中心，以協調各國爲達到上述各項共同目的之行動。

第二章 原則

爲實現第一章所述各項旨趣，本組織及其會員國應依照下列原則而行動：

(一) 本組織以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爲基礎。

(二) 本組織一切會員國，爲要保證所有各會員國因參加本組織而得之權理與利益，須各盡其按照憲章應盡之責。

(三) 本組織一切會員國要以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四) 本組織一切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中，要避免不論照任何方式均與本組織旨趣不相容之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

(五) 本組織一切會員國對於本組織依照憲章之規定所擔負之任何行動，均要予以一切援助。

(六) 凡正爲本組織加以防止或強制行動之國家，本組織一切會員國均要避免予以援助。

但令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必要時，本組織應保證非本組織會員國之國家亦依照上述各項原則而行動。

第三章 會員

凡愛好和平之國家，均得加入爲本組織之會員國。

第四章 主要機關

(一) 本組織應有以下之主要機關：

(甲) 大會；

(乙) 安全理事會；

(丙) 國際法院；及

(丁) 秘書廳。

(二) 本組織應有各種認爲必要之輔助機關。

第五章 大會

第一節：構成

本組織一切會員國均應爲大會會員國，并應有當於憲章中詳定之額數之代表。

第二節：職權

(一) 大會應有權考慮關於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上合作之一般原則，包括裁軍與管制軍備之原則；討論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送來之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任何問題，并對於任何上述原則或問題作建議

。任何此類問題須採取行動者，無論已否討論，均應由大會提交安全理事會。大會不得自動對於任何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正為安全理事會所處理之問題作建議。

(二) 大會據安全理事會之建議，應有權接受新會員國。

(三) 大會據安全理事會之建議，應有權停止任何被安全理事會制裁之會員國行施會員國之任何權利或特權。此項被停止之行施權利與特權，由安全理事會決議，可予以恢復。大會據安全理事會之建議，應有權將任何屢違憲章原則之會員國予以開除。

(四) 大會應選舉安全理事會之非常任理事及第九章所規定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之理事。大會據安全理事會之推薦，應有權選舉本組織之秘書長。如國際法院規程，將有關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之職分委託大會，大會應執行此項職分。

(五) 大會應將經費分派于本組織各會員國，並應有權通過本組織之預算。

(六) 大會為促進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之國際合作，並調整可能妨害一般福利之情勢起見，應發動研究并作建議。

(七) 大會應作建議，使各種依照協定與本組織發生關係之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專門機關，政策配合。

(八) 大會應聽取并審查安全理事會之常年及特種報告，以及本組織中其他單位之報告。

第三節：表決

(一) 本組織每一會員國在大會中應有一表決權。

(二) 大會之重要決議，包括有關維持和平與安全之建議；安全理事會理事之選舉；經濟與社會理事、

會理事之選舉；新會員國之接受；會員國行施權理與特權之停止；會員國之開除；以及預算問題，均應以出席表決之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其他問題，包括決定尙有何種問題須以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一點，大會之決議均應簡單以多數票爲之。

第四節：程序

- (一) 大會應每年舉行例會，有必要時并應舉行臨時會。
- (二) 大會應自訂其議事程序規則，并自選其每次集會之主席。
- (三) 大會應有權設立爲執行其職分而認爲必要之各種單位與機關。

第六章 安全理事會

第一節：構成

安全理事會，應由本組織十一會員國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美，英，蘇，中以及將來法國之代表，應爲常任理事。大會應選舉六國充非常任理事。此六國之任期，實爲兩年，每年改選三國，退任之國家不得立即連選。非常任理事第一次選舉時，應由大會指定三國任期一年，三國任期二年。

第二節：主要職權

- (一) 爲要保證本組織行動迅速與有效，本組織各會員國應由憲章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并應同意，安全理事會在此項責任之下執行此各項義務時，應即爲代表各會員國。
- (二) 安全理事會於執行此各項義務時，應遵守本組織之旨趣與原則。
- (三) 爲執行此各項義務而授予安全理事會之特定權力，在第八章訂定。

(四) 本組織一切會員國應負責接受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并依照憲章之規定，予以執行。

(五) 爲要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建立與維持而儘量避免世界人力與經濟資源移用於軍備，安全理事會藉第八章第二節第九條提及之軍事參謀委員會之協助，應負責擬具建立管制軍事體制之各項計劃交付本組織各會員國。

第三節：表決

(注。——關於安全理事會中表決程序問題，尙在攷慮中。)

第四節：程序

(一) 安全理事會之組織，應使其能繼續不斷工作，每一理事國均應有代表常川駐於本組織總部。安全理事會亦可在其他被認爲最便於其工作之地舉行會議。安全理事會應有定期會議，使各理事國可以隨其自願，派遣政府大員或其他特殊代表出席。

(二) 安全理事會應有權設立爲執行其職分而認爲必要之各種單位或機關，包括軍事參謀委員會之區域分會。

(三) 安全理事會應自訂其議事程序規則，包括推選其主席之方法。

(四) 凡安全理事會對討論任何提出該會之問題，認爲本組某一會員國之利益特別受到影響時，該會員國應參加討論。

(五) 本組織任何非安全理事會之會員國與任何非本組織會員國之國家，如係安全理事會正在攷慮之爭端之一造，均應被邀參加關於該項爭端之討論。

第七章 國際法院

- (一) 應設立一國際法院，爲本組織之主要司法機關。
- (二) 該法院之構成與職分均應依照規程辦理，此項規程應附於本組織憲章之後，并爲憲章之一部分。

(三) 國際法院規程應或爲(甲)國際常設法院之規程，加以應有之修改，繼續有效，或爲(乙)以國際常設法院之規程爲根據，而製定之新規程。

(四) 本組織一切會員國，均應爲國際法院規程之當然參與國。

(五) 非會員國可成爲國際法院規程參與國之條件應由大會據安全理事會之建議決定之。

第八章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包括防止與抑制侵略)的辦法

第一節 和平解決爭端。

(一) 安全理事會，應有權調查任何爭端，或任何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爭端之情勢，以決定其繼續是否會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二) 任可國家，不論其是否本組織之會員國，均可將此類爭端或情勢，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注意。

(三) 任何繼續下去會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爭端，其當事國均應負責第一先用談判，調停，和解，仲裁或司法解決，或其它該國等自擇之和平方法，尋覓解決。安全理事會可請當事國以此種方法解決其爭

端。

(四) 第三條所提性質之爭端，如其當事國不能以該條指示之方法解決其爭端，則各該當事國應負責將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對每一爭端，應先決定其繼續下去，是否會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并依此而決定安全理事會應否處理此項爭端，以及如應處理，安全理事會應否根據第五條採取行動。

(五) 上第三條所提及之性質之爭端，于其任何階級，安全理事會均應有權建議適當之調處程序或方法。

(六) 可以司法解決之爭端，在正常情形下，均應提交國際法院。安全理事會應有權將與其他爭端有連帶之法律問題，提交法院，諮詢意見。

(七) 第一節中第一至第六條之規定，不適用於國際法所認為完全屬於有關國家國內法權範圍以內之事項所產生之情勢或爭端。

第二節：和平威脅或侵略行為之判定及應付之行動。

(一) 倘安全理事會認為某一爭端，不能依照第一節第三條中所指示各程序，或依照第一節第五條所作之建議而解決，即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構成一種威脅時，安全理事會應依照本組織之旨趣及原則，採取任何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必要之辦法。

(二) 在大體上，安全理事會應判定任何和平威脅，和平破壞，或侵略行為之存在，並應建議或決定維持或恢復和平與安全須採之辦法。

(三) 安全理事會應有權判定應使用何種不需武力之外交，經濟，或其他辦法，以使其決議發生效力，並應有權呼籲本組織各會員國，施用此種辦法。這種辦法，可包括鐵路，海運，航空，郵電，無線電

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全部或局部停止，及外交與經濟關係之斷絕。

(四) 倘安全理事會認為此種辦法不足應付，應有權採取為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有必要之空、海，或陸軍行動。此項行動，可包括本組織各會員國用空、海，或陸軍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行動。

(五) 為使本組織一切會員國均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各會員國應於安全理事會號召時，並依照彼此間訂定之一種種協定或各特種協定，負責以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必要之武力，及各種便利與援助，供安全理事會調用。此種協定或此各種協定應規定武力之數目與種類；以及將提供之便利與援助之性質。特種協定或各特種協定應儘速商定，每一協定均應由安全理事會認可并由簽字國依照本國憲法過程批准。

(六) 為使本組織得以採取緊急軍事措置，本組織各會員國，應使各該國空中派遣隊為進行國際共同制裁行動，立即可調用。此項派遣隊之實力與準備之程度，及其共同行動之計劃，應由安全理事會藉軍事參謀委員會之協助，在上第五條提及之特種協定或各特種協定中所訂定之限制內，決定之。

(七) 為執行安全理事會對於維持和平與安全之決議，所需要之行動，應由本組織全體會員國合作担任之，或照安全理事會之決定，由若干會員國担任之。此項責任應與本組織各會員國由其自身之行動并由其所參加之適當特種組織與機關之行動，執行之。

(八) 施武力之計劃，應由安全理事會藉以下第九條提及之軍事參謀委員會之協助擬定之。

(九) 本組織應設立一軍事參謀委員會，其職分應為對安全理事會貢獻意見并協助之，就一切關於安全理事會為維持國際和平之安全之軍事需要，關於受其處置之武力之使用及統率，關於軍備之管制，以及關於可能之解除軍備，等等問題。並應在安全理事會之下，對於受安全理事會處置之武力負戰略上之指導

責任。委員會應由安全理事會中常任理事國之參謀總長或其代表組成之。本組織之任何會員國，凡在委員會中無常川代表者為有效履行委員會之責任需要一此種國家參加工作時，委員會應即邀請該國家與委員會發生聯繫。關於武力統率問題，以後應再擬定。

(十) 本組織各會員國，應協力互助，以執行安全理事會決定之辦法。

(十一) 任何國家，不論是否為本組織之會員國，如因執行安全理事會所已決定之辦法，而遭遇種種經濟問題時，應有權與安全理事會諮商，關於解決此各項問題。

第三節：區域辦法

(一) 憲章中之任何規定均不應防礙區域辦法或機關之存在，俾得處理以區域行動處理為宜之關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各種事件，假定此項辦法或機關及其活動，與本組織之旨趣與原則均屬相容。安全理事會對於地方爭端，應鼓勵其經由此項區域辦法或由此種區域機關來解決，或依有關國家之主動，或由安全理事會之提交。

(二) 安全理事會於認為適當時，應利用此項辦法或機關執行其權力下之強制行動。但如無安全理事會之授權，不得在區域辦法下或由區域機關，採取任何強制行動。

(三) 安全理事會對於在區域辦法上或由區域機關，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採取或意圖之活動，應時時保持有充分之情報。

第九章 國際經濟的與社會的合作辦法

第一節：旨趣與關係

國際組織建議案

國際組織建議案

四四

(一) 爲造成各國間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與康樂條件起見，本組織應謀便利國際經濟、社會及其他人道問題之解決，並促進對人類權理與基本自由之重視，履行此項職分之責任，應付于大會并在大會權力下付于經濟與社會理事會。

(二) 種種特定之經濟、社會及其他組織與機關，當各在其規程所劃定之各別領域，負其責任。每一此種組織或機關均應與本組織發生關係之其條件，在須經大會認可之限制下，當由經濟與社會理事會與各該組織或機關之適當權力機關協議決定之。

第二節：組織與表決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由本組織十八會員國之代表組成之。爲此目的而用代表之國家應由大會選舉，任期三年，每以此種國家應有一代表，該代表應有一表決權。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之決議，應只以出席表決之多數票行之。

第三節：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之職權

(一)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有權：

(甲) 在其職分範圍之內，執行大會之建議；

(乙) 對於各種國際經濟、社會及其他人道事件，自動作建議；

(丙) 接受並考慮與本組織發生關係之各種經濟、社會及其他組織或機關之報告，並經對此等組織或機關諮商，與建議，而配合其活動；

(丁) 審查此等特定組織或機關之行政預算，以期對此等有關組織或機關作建議；

(戊) 使祕書長能對安全理事會供給情報；

(己) 對安全理事會，依其請求，予以協助；

(庚) 執行大會所指定，在其能力一般範圍之內之其他職分。

第四節：機構與程序

(一)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設立一經濟委員會，一社會委員會，及其他有需要之各委員會。此等委員會應由專家組成之。并應有常川辦事人員，該項人員應作為本組織秘書廳之一部分。

(二)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製定合適辦法，使各種特定組織或機關之代表，參加該理事會及其所設立之各種委員會之討論，但無表決權。

(三)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自訂其議事程序規則，及推選其主席之方法。

第十章 秘書廳

(一) 應設一秘書廳，包括一秘書長及若干必要辦事之人員。秘書長為本組織行政人員之首長。應由大會據安全理事會之推薦而選舉之，其任期與條件，均照憲章中所詳定者。

(二) 秘書長在大會，安全理事會，以及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之一切會議中均應行其秘書長職權，並應每年向大會作一次本組織工作報告。

(三) 秘書長應有權將其認為可以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第十一章 修正

凡修正如已由大會會員國三分之二票數採納，并由本組織在安全理事會中任常任理事之會員國由其

本組織多數之其他會員國，各依照其本國憲法過程批准時，即應對本組織一切會員國均發生效力。

第十二章 過渡辦法

(一) 在第八章第二節第五條提及之特種協定或各種特種協定發生效力之前，并依照一九四三，十月三十在莫斯科簽字之四國宣言第五條之規定，參與該宣言之各國，應互相諮商，遇必要時并與本組織其他會員國諮商，以期代表本組織採取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必要之聯合行動。

(二) 憲章中之任何規定均不得妨礙因此次戰爭之結果而對於敵國所採取或裁定之行動，由負有此種行動責任之各政府所採取或裁定者。

附注：除第六章提及之安全理事會投票程序問題外，另有若干其他問題，亦尚在考慮中。

斯大林有關戰後世界和平安全問題的演詞

(為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十七週年，在莫斯科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與黨組織及民衆組織的代表以及紅軍的代表聯合想行的慶祝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四四，十一月六日)

同志們，今天，蘇維埃人民慶祝蘇維埃革命在我國勝利的第二十七週年。我國在對敵國法西斯侵略者進行的愛國戰爭中間慶祝蘇維埃革命的紀念日，這是第四次了。

當然，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戰爭的第四年與戰爭前三年，在結果方面沒有什麼差異，正相反，在它們中間有一種根本差別存在着。在戰爭的前兩年，是德軍採取攻勢，他們竄進我們內地的年分——紅軍被

迫進行防禦戰的年分。

戰爭的第三年，是我們戰場上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年，那時紅軍發動強有力的攻勢戰，在若干次決定性的戰鬥中把德軍打垮，把被霸佔的蘇維埃領土三分之二的區域中的德軍肅清，而迫使他們改取守勢。當時紅軍依然是繼續獨力對德軍作戰，還沒有得到盟邦方面的重大援助。

至於戰爭的第四年，却是蘇軍與我們盟邦軍隊對德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是如今被迫在兩線作戰的德軍不覺已被打退到德國邊疆去的一年。

結果，這一年結束時，德軍被逐出了蘇聯，法蘭西，比利時，及意大利中部，而把戰爭轉移到德國本土上去了。

一 德國被鉗牢在兩綫中間

紅軍這一年決定性的勝利，以及德軍的被逐出蘇維埃領土，是由我軍早從今年一月間開始，而且接着就在檢討的這一年全期間使德軍所受連續不斷的粉碎打擊，而預先注定了的。

第一次的打擊，是由我軍於今年一月間在列寧格勒與諾佛哥羅德打中的，那時紅軍突破了德軍永備防線，把敵人逐退到波羅的海去。由於這一次打擊，列寧格勒州得到解放了。

第二次的打擊，是於今年二月與三月間在布格河畔打中的，那時紅軍把德軍擊潰，把它們逐退到聶斯德河那邊去。由於這一次的打擊，聶伯河以西的烏克蘭就從法西斯侵略者羈絆下解放出來了。

第三次的打擊，是於今年四月與五月間在克里米亞區域打中的，那時德軍被驅逐到黑海里去。由於這一次的打擊，克里米亞與敖德薩就從德寇壓迫下得到解放了。

第四次的打擊，是於今年六月間在卡累利阿區域打中的，那時紅軍把芬軍打垮，解放了維堡與彼得羅堡佛得斯克，而把芬軍逐退到芬蘭內地去。由於這一次的打擊，將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大部分解放出來了。

第五次的打擊，是於今年六月與七月間打中德軍的，那時紅軍在威德比斯克，波布魯伊斯克與摩吉克夫把德軍完全擊潰；這次打擊，在明斯克把三十師德軍包圍起來而大功告成。由於這一次的打擊，我軍（一）將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全部解放，（二）爭取到維斯杜拉河，把我們盟邦波蘭頗大部分解放出來，（三）爭取到尼門河，把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大部分解放出來，（四）強渡尼門河，逼近德國邊疆。

第六次的打擊，於今年七月與八月間打在西烏克蘭的區域上，那時紅軍在羅夫擊潰德軍，把他們逐退到桑河與維斯杜拉河那邊去。由於這一次的打擊：（一）西烏克蘭被解放出來了，（二）我軍強渡維斯杜拉河，在維斯杜拉河那邊桑多密爾以西構築起強固的橋頭堡壘。

第七次的打擊，是於今年八月間在基西尼夫與雅爾區域打中的，那時我軍把德軍和羅軍完全打垮，這一役最後把二十二師的德軍在基西尼夫包圍起來，羅軍各師還沒有計算在內。由於這一次的打擊：（一）摩爾達維亞蘇維埃共和國解放出來了，（二）德國的盟邦羅馬尼亞停止戰鬥行動，並對德國與匈牙利宣戰了，（三）德國的盟邦保加利亞停止戰鬥行動，並且也對德國宣戰了，（四）爲我軍打開一條通往德國在歐洲的最後盟邦匈牙利的道路，（五）已有機會向我們的盟邦南斯拉夫伸出援助的手以對付德寇。

第八次的打擊，是於今年九月間在波羅的海區域中的，那時紅軍在塔林與里加把德軍打垮，把他們逐出了波羅的海區域。由於這一次的打擊：（一）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解放出來了，（二）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大部分解放出來了，（三）德國的盟邦芬蘭停止戰鬥行動而對德國宣戰了，（四）三十師以上的

德軍不覺已與普魯士隔絕，在圖庫姆斯與利巴之間被鉗牢了，如今正被我軍鎚打完了。

今年十月間，我軍在的薩河與多瑙河之間在匈牙利區域中發動了第九次的打擊：目的是要使匈牙利退出戰爭，并且要使她對德國倒戈。由於還沒有完畢的這一次的打擊：（一）我軍已給予我們的盟邦南斯拉夫以直接的援助，把德軍逐出而解放了伯爾格萊德，（二）我軍已有機會越過喀爾巴阡山，向我們的盟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伸出採助的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領土已經從德寇羈絆下解放出來。

最後，在今年十月底，在芬蘭北部給予德軍一次打擊，那時德軍就被敲出了貝辰加區（巴薩摩），我軍進擊着德軍，進入我們的盟邦挪威的領土。

我不要提出關於敵軍在這些戰役中所受到的在陣亡與俘虜方面的損失數字，以及我軍繳獲到的大砲，坦克，飛機，砲彈，機槍的數目等等。你們大概已可以從蘇聯情報部公報中知道這些數字。

這便是紅軍在過去一年間所貫徹的主要戰役，這些戰役已把德軍逐出了我們祖國。由於這些戰役，已有一百二十師之多的德軍及其同盟軍被打垮，而停止戰鬥行動了。去年有二百五十七個師而向着我們的戰場，其中二百零七個師是德軍，經過了一切「全面」與「超全面」的現代戰鬥以後，我們現在只有二百零四個德軍與匈軍向着我們的戰場了，其中德軍不過一百八十個師。

不得不承認：在這次戰爭中，希特勒德國連同她的法西斯軍隊，已證明了是比過去任何一次戰爭中的德國及其軍隊更強大，更狡猾，并且更有經驗的敵手。應該再加上一句，在這次戰爭中，德寇併能利用差不多是全歐的生產力，以及其附庸國家的頗大的軍隊。

而如果說儘管有這些對作戰有利的條件，德國依然不覺已瀕於不可避免的潰滅，那麼，這一點的解釋便是：德國的主要敵手蘇聯，已在努力上超過了希特勒德國。

那必須視為在對希特勒德國進行的戰爭中過去一年內的一個新的因素，就是：這一年，紅軍已不是像先前那幾年獨方對德軍作戰了，而是同我們盟邦的軍隊共同作戰。德黑蘭會議不是徒然的。德黑蘭會議關於從西邊東邊與南邊給予德國聯合一致打擊的決定，開始以令人驚愕的精確性貫徹起來了。

同紅軍在蘇德戰場的夏季戰役同時，盟軍發動向法蘭西的進軍，組織了強大攻勢戰，迫使德國在兩線作戰，我們盟邦的陸軍與海軍，在法蘭西海岸上完成了集體登陸戰，在規模與組織上，都是歷史中空前無比的，而以圓滿的練達克服了德軍的防禦工事。

就這樣子，德國已不覺被鉗牢在兩線中間了。正如所預料的，敵人受不住紅軍與我們盟邦的聯合一致的打擊。在短促的時間內，敵人的抵抗就被打破了，他的軍隊就從意大利中部，法蘭西，比利時與蘇聯被打出來了。敵人被逐退到德國邊疆去。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組織歐洲第二戰場，牽制住德軍七十五師之多，那麼，紅軍就不能够在這麼短促的時間中打破德軍的抵抗，並且把他們打出了蘇聯。

但是，也同樣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沒有紅軍在今年夏天強大的攻勢戰役，牽制住德軍二百師之多，那麼，我們盟邦軍隊也就不能夠這麼迅速地對付了德軍，並把他們逐出了意大利中部，法蘭西，與比利時。任務是要把德國繼續鉗牢在兩線中間。那就是勝利的鎖鑰。

一一 蘇聯人民在愛國戰爭中偉大的功績

如果說紅軍能够順利去貫徹了對祖國的天職，而把德軍逐出蘇聯國土，那就是因爲它在後方得到我們整個國家的，我們國家所有各民族人民方面的毫無保留的援助。「一切爲前線」，已變成了過去一年間在

所有蘇維埃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自我犧牲的努力方面，以及在我們政府的與黨的團體的領導活動方面的口號了。

過去的一年，已標誌出工業，農業與運輸業方面的新成就，標誌出我們軍事經濟方面的更向前進步。隨着戰爭到了第四個年頭，我們的工廠製造着比戰爭開始的階段增多了好幾倍的坦克，飛機，大砲，迫擊砲與彈藥。在農業的復興方面，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由於頓河與庫拉河流域豐饒的田地已重回我們祖國懷抱，而且烏克蘭已經解放了，我們的農業正迅速地彌補它所受的嚴重損失。蘇聯鐵路運輸這麼緊張繁劇，別的任何國家的運輸業，大概都不會吃得消的罷。所有這一切，表明：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基礎證明了具有比敵國經濟更大到不可限量的活力。

由十月革命誕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給予我們的人民與我們的軍隊以一個偉大而所向無敵力量。蘇維埃國家，在戰爭進行期間，關於前線兵器與彈藥的供應，不僅沒有減少過，而且一年比一年增加，今天，紅軍已擁有決不比德軍少些，却比德軍更多的坦克，大砲，飛機。就作戰物資的素質而言，我們的軍備更比敵人的軍備優越得多。

正像紅軍在長時間獨力奮鬥中的法西斯軍隊博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一樣，蘇維埃後方的工人，也在他們對希特勒德國及其伙伴進行戰鬥中，對敵人取得了經濟上的勝利。蘇維埃人民極力節省許多生活必需品，自覺地遭遇嚴重的物質上的貧乏，以便以更多的東西給前線去。現在戰爭中的無可比擬的艱苦，並不會打破，却更進一步鍛鍊了，蘇維埃人民的鐵的意志與大無畏精神。我國人民已很正當地博得了英雄人民的美名。

我們的工人階級，正把所有一切力量都為勝利貢獻出來，經常改進生產技術，增加工業企業的生產能

力，建設新的工廠與製造廠。蘇聯的工人階級在現在戰爭中，已建立偉大的勞動功績，而令人稱譽。

我們的知識分子，正在技術與文化方面，順着創新立異的道路効往直前，順利地促進現代科學，以創造精神運用這一方面的成就，來為紅軍生產軍火。蘇維埃知識分子，由他們的創造勞作，對於打敗敵軍，已作了至為珍貴的貢獻。

軍隊如沒有現代軍備，就不能打仗，不能致勝。但是，如沒有麵包，沒有軍糧，它也不能打仗，不能致勝。由於集體農場農民的關心，紅軍在戰爭的第四年度，也沒有感到糧食的缺乏。集體農場的男女，以糧食供應工人與知識分子，以原料供應工業，由此而使為前方生產兵器與裝備品的工廠與製造廠，能够始終正常開工。我們的集體農場農民們，正積極地并且抱着明確的對祖國的義務感，協助紅軍去對敵人爭取勝利。

蘇維埃婦女們與我們光輝的青年們的無比的勞動功績，必將在歷史中永垂不朽。因為就是他們，在工廠與製造廠中，在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上，負擔了勞作的重荷。為了他們的國家的榮譽與獨立，蘇維埃婦女們，少男少女們，正在勞動陣線上表現剛毅果敢與英雄主義。他們已經表明了：對於正在保衛祖國而對德國法西斯惡魔奮戰的他們的父親與兒子，丈夫與兄弟，他們是毫無愧色的。

蘇維埃人民在後方的勞動功績，正像我們將士們在前線的不朽的剛勇勳業一樣，是生根在他們生氣蓬勃，奮勵創關的蘇維埃愛國心的精神中。

蘇維埃愛國心的力量，在於事實上不是基於種族的或民族的成見，而是基於人民對蘇維埃祖國的無限熱忱與忠心，基於我國所有各民族的勞動人民間親如兄弟的友愛。蘇維埃愛國心把蘇聯人民的民族傳統精神與蘇聯一切勞動人民的共同的生存攸關的利益，和諧地混合為一。蘇維埃愛國心，豈但不會使他們分裂

，而乃把我國的所有各民族與各民族人民都融化成爲一個單一的親愛的大家庭。這應該認爲就是蘇聯各民族人民間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且越過越堅強的友誼的基礎。

同時，蘇聯的各民族人民，尊重國外各民族人民的權理與獨立，始終表示願意同自己的鄰邦在和平與友好中共處。這應該認爲就是我們國家與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之間正在成長，而且日益有力的聯擊的基礎。

蘇維埃男女所以痛恨德寇並不是因爲他們是一個外國民族的人民，而是因爲他們以不可言狀的禍患與災難帶給我們人民，帶給一切所有愛好自由的民族的人民。

我們人民有一句古諺：狼被人打，不是因爲它是灰顏色，而是因爲它吃了羊。

德國法西斯選中了憎惡人類的種族論，作爲他們的意統上的武器，一心希望着：他們憑藉宣講獸性的民族主義，他們就會爲德寇對被征服民族的統治，造成了精神上與政治上的條件。然而，事實上，希特勒分子所奉行的種族憎惡政策，已經證明了是德國法西斯國家在國內脆弱而在國際孤立的一個根源。種族憎惡的意統與政策，已經成爲希特勒強盜集團解體的一個因素。不僅法蘭西的，南斯拉夫的，波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希臘的，比利時的，丹麥的，挪威的，芬蘭的被征服的人民，而且連希特勒以前的附庸希臘——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芬蘭人，保加利亞人——都已一致奮起，反對德國帝國主義者了，這決不能認爲偶然。由於他們的野蠻政策，希特勒匪幫已使全世界所有一切民族人民都起來反對德國了。而所謂「天選的日耳曼種族」已成爲舉世憎惡的目標。

希特勒分子在這次戰爭中，不僅在軍事上吃了敗仗，而且在精神上與政治上也打敗了。在我國已經根源蒂固的關於一切種族與民族一律平等的意統，關於各民族人民間的友誼的意統，已經對於希特勒分子的

關於獸性民族主義與種族憎惡的意統，取得完全勝利了。

今天，當愛國戰爭正接近勝利結束的時候，蘇維埃人民的歷史任務，已充分偉大地顯現出來。現在已舉世公認：蘇維埃人民，由自我犧牲的鬥爭，已從法西斯野蠻徒羈絆下把歐洲的文明拯救出來，這是蘇維埃人民對人類歷史的偉大的貢獻。

三 反德聯盟陣線的鞏固與擴大及和平與安全問題

其次我要來講對外政治問題。過去的一年，是反對德國聯盟的共同事業勝利的一年，蘇聯人民，大不列顛人民，與美利堅合衆國人民，爲了這種共同事業，已經聯合成軍事同盟。過去的一年，便是這三個主要強國團結鞏固而對希特勒德國的戰鬥行動協調的一年。

德黑蘭會議關於對德國共同一致行動的決議，以及那種決議的輝煌實踐，便是反希特勒聯盟陣線趨於穩固的顯著的指標之一。

在歷史中，極少對共同敵人實行一致行動時的大規模戰役計劃，像在德黑蘭會議中議定的對德國一致打擊的計劃，這麼充分地而且這麼精密地貫徹起來的。

不容置疑：如沒有三大強國之間見解的一致與行動的協調，德黑蘭的決議就不會這麼充分地而且這麼精密地付諸實施。

而另一方面，也是毫無疑問的，德黑蘭決議的順利實施，對於聯合國陣線的鞏固，不能不有所貢獻。敦巴頓橡園會議關於戰後安全的組織問題的決議，對於聯合國陣線的穩定，也應視爲一個同等顯著的指標。

有人談論，對於某些安全問題，三強之間有些異見。當然，異見是存在的，本星期對於若干別的問題也會引起異見來。就連在同一個黨中的人之間，異見也是發生的。在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政黨的代表之間，異見也就更要發生了。

令人驚奇的，並不是有異見存在，而是異見竟這麼多，而且差不多每一次，都照例是以三大強國的團結與協調的行動解決了。關係重大的，倒並不是有異見，而是這些異見並不會超過三大強國的團結利益所許可的範圍，並且這些意見畢竟都順着那種團結的利益而解決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之間關於第二戰場的閉關，曾經存在過更嚴重的異見。然而，大家也都同樣知道，那些異見到底以完全一致的精神解決了。關於敦巴頓橡園會議中的些異見，我也可以完全這樣說。

關於這一次會議的特徵，並不是在那兒顯露出若干異見，而是關於安全問題十分之九都在這次會議中以完全一致的精神解決了。

正因為這個緣故，我所以以為：敦巴頓橡園會議的決議，應視為對於反德聯盟陣線穩定的顯定的指標之一。

最近在莫斯科與大不列顛政府首長邱吉爾先生以及大不列顛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舉行的會商，應該看做聯合國陣線鞏固的一個更加明顯的指標，因為這些會商都是在友好的空氣中，以完全一致的精神舉行的。

在戰爭的全期間，希特勒分子始終作着各種絕望的努力，要使聯合國分裂，使他們互相對立起來，在他們中間挑撥起猜疑與誤會，減弱他們的軍事努力與互相信任，而且如果可能的話，更要使他們互相衝突。

希特勒分子們抱着這些野心，那是很容易了解的。對於他們，再沒有比聯合國在對希特勒帝國主義鬥

爭中的團結更大的危險了，他們所能够取得的軍事上與政治上的成功，也不會有比使同盟強國在對共同敵人作戰中的分裂更偉大的了。然而，大家都知道：法西斯政客們要想打破偉大強國的同盟，他們的努力是多麼徒然呀。

這就是表示：蘇聯，大不列顛與美利堅合衆國之間的同盟，並不是根據暫時的偶然的動機，而是根據生存攸關長期的利益。

毫無需疑問：民主強國的戰鬥同盟如果已經支持住三年多的戰爭考驗，如果它是用爲保衛自身的自由與榮譽而奮起的各國人民的血凝固起來的，那麼，這個同盟，必定更加無疑地支持得住戰爭結束階段的考驗。

然而，過去的一年不僅是同盟強國反德陣線鞏固的一年，而且是這個陣線擴大的一年。那決不能認爲偶然的：隨着意大利之後，德國的其他盟國——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也都退出戰爭了。應注意的是：這些國家不僅已經退出戰爭，而且已經同德國絕交，對德國宣戰，就這樣子參加了聯合國的陣線。這確實無疑地，表明是對希特勒德國作戰的聯合國陣線的擴大。

毫無疑問：德國在歐洲的最後一個盟國匈牙利，很快也要停止戰鬥行動了。那當表示希特勒德國在歐洲的完全孤立，而它的提早崩潰，不可避免地就要跟着來。

聯合國正面向着對希特勒德國進行的戰爭的勝利結束。對德國的戰爭，必將由聯合國打勝。——關於這一點，今天已不容再有任何懷疑了。

對德國把仗打勝，確是完成一種偉大的歷史任務。但是，把仗打勝，本身還不就是說確保各國人民在將來享受到永久和平以及有保證的安全。任務並不只是把仗打勝，並且更在於使新的侵略與新的戰爭，即

使不是永遠，至少也要在今後很長的期間中，成爲不可能。

德國在打敗以後，當然在經濟方面以及在軍事與政治方面都要被解除武裝。然而，如果以爲它決不會企圖恢復它的力量而發動新的侵略，那就想得太天真了。德國的頭目現在就已經在準備一種新的戰爭，這是大家都知的呀。歷史指示出，經過二三十年的一個短時期，就儘够德國從失敗中恢復過來，而再建她的力量。

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德國方面的新侵略呢？而如果戰爭要爆發，有什麼方法在它萌芽的時候就把它撲滅，而使它沒有進展成大戰的機會呢？由於如下的事實這問題就更中肯了，因爲歷史表明了：侵略國既是進行攻擊的國家，對於一種新的戰爭通常總比愛好和平的國家準備得好些，因爲愛好和平的國家既對新的戰爭不感興趣，在準備它上通常總是太遲的。

在現在這個戰爭中，侵略國就是甚至在戰爭爆發以前，就擁有一種完全準備好的侵略軍，而愛好和平國家却連可以滿意的足敷動員的軍隊都沒有。

像珍珠港「事件」，菲律賓及太平洋其他羣島的喪失，香港與新加坡的喪失之類的討厭事實，決不能認爲是偶然的，那時，作爲侵略國的日本，就證明對於戰爭的準備，比奉行和平政策的大不列顛與美利堅合衆國都準備得好等。

又像在戰爭的第一年內，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波羅的海區域的喪失之類的討厭事實，也決不能認爲偶然的，那時，作爲侵略國的德國，就證明對於戰爭的準備，比愛好和平的蘇聯準備得好些。

如果用日本人的與德國人的個人品質，用他們超于英國人，美國人，俄國人的優越，用他們的遠見等等，來說明那些事實，那就太天真了。原因並不在個人品質，而在事實上，侵略國既對一種新的戰爭感

到興趣，既是在長期備戰，爲戰爭養精蓄銳的國家，通常總是——而且不得不是——對於戰爭的準備，比那對新的戰爭不感興趣的愛好和平的各國，準備得好些。

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不難索解的。這也可以說是條歷史定律，不估計到這個定律是很危險的。

因此在將來，愛好和平的國家，可能再度不知不覺中又被侵略，這也是不容否認的，當然，假使他們現在不就訂出能夠防止侵略的特別辦法來的話。

有什麼方法防止德國方面的新侵略呢？假使縱有那個，戰爭仍要發生，有什麼方法在萌芽的時候就把它撲滅，而使它沒有發展成大戰的機會呢？

爲此，除了完全解除侵略國的武裝以外，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建立一個由愛好和平的各國代表組成的特別組織，以保衛和平與保障安全，把防止侵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武裝力量交由這種組織的領導機關自由調遣，并規定有必要時，爲了防止或消滅侵略以及懲懲侵略的罪犯立即不延遲地運用這種武裝力量，就是這種組織的天職。

這不得再踏倒晦的國際聯盟的覆轍，國家聯盟既沒有權理也沒有方法去防止侵略。這定要是一個新的，特別享有全權的國際組織，掌握着保衛和平與防止新戰爭所必要的一切東西。

我們能够指望，這種國際組織的活動，會是充分有效的麼？

它會有效的，如果在對希特勒德國進行的戰爭中擔負責任的各大強國，將來要繼續以一致而和協的精神來行動的話。它會沒有有效的，如果這個必要條件被違背了的話。

同志們！蘇聯人民與紅軍正順利地執行着在愛國戰爭中他們擔負的任務。紅軍已光榮地履行了它的愛國的天職，已把我們的祖國從敵人羈絆下解放出來了。

從此永遠我們的國土把希特勒的齷齪東西都掃蕩淨了。對於紅軍，現在還剩下來的最後使命，就是同我們盟邦的軍隊一起，完全完成把德國法西斯軍隊打敗的任務，把受了傷的法西斯野獸在它自己的巢穴中，去把它結果掉，而在柏林城上高樹起勝利的旗幟。

有根據可以指望，在不遠的將來，紅軍就會履行這個任務。

我們的勝利叫紅軍萬歲！

我們的光榮的海軍萬歲！

強大的蘇維埃人民萬歲！

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萬歲！

殺死德國法西斯侵略者！

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

（三強領袖聯合聲明——亞爾達宣言——一九四一，二，十一）

過去八天來（一九四五，二月四日到十一）三個同盟國政府的領袖，大不列顛首相邱吉爾。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羅斯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偕同外長，參謀長及其他顧問，會在克里米亞會晤。

除三政府首長外，參加會議的有下列的人：

美利堅合眾國方面：國務卿斯退丁紐斯，總統私人海軍參謀顧問海軍上將李海，總統特別助理費浦金斯，戰時動員局局長貝爾納斯，美國陸軍參謀總長陸軍元帥馬歇爾，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兼全美艦隊司令海

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

軍上將金氏，陸軍後方勤務部長陸軍中將索姆威爾，戰時航運局長陸軍中將蘭德，美國空軍總司令美國陸軍參謀陸軍少將庫台爾，駐蘇大使哈里曼，國務院歐洲司司長馬太，國務院特別政治事務局副局長希斯，國務院幫辦包倫，既政治顧問，軍事顧問與技術顧問。

聯合王國方面，外相艾登，戰時運輸大臣李澤斯，駐莫斯科大使卡爾，外部常務次官賈德幹，戰時內閣閣員布里奇，帝國參謀總長布魯克，空軍參謀長波多爾，海軍第一次官兼海軍總參謀長肯甯漢，國防部長參謀長伊斯邁，地中海戰區盟軍總司令亞歷山大，華盛頓英美參謀聯席會議英方主席威爾遜與英方代表薩穆維爾，暨軍事顧問與外交顧問。

蘇聯方面：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长莫洛託夫，海軍人民委員部部长海軍上將庫茲納左夫，紅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安東諾夫，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維辛斯基，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邁斯基，空軍元帥胡第雅科夫，駐大不列顛大使古塞夫，駐美大使葛羅米柯。

下面是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與大不列顛首相關於克里米亞會議結果的聲明：

一 德國的打敗

我們已經考慮而且決定了三個同盟強國爲使共同敵人澈底打敗的軍事計劃。三個同盟國的軍事參謀，在這次會議的全期間，始終每天會商。這些會商從一切觀點來看，總是最令人滿意的，結果已使三個同盟國軍事努力的配合比一向更密切了。已交換了最充分的情報。關於我們的陸軍與空軍要從東邊，西邊，北邊與南邊向德國心臟發動的新的簡直更加强有力的打擊的時間，規模與配合，都已商得完全同意，并已詳

細擬定計劃。

我們的聯合軍事計劃，只有當我們執行這些計劃的時候，才使人知道，但是我們相信：三國參謀部之間在這次會議中達到的十分親密的工作同伴關係，結果必將使戰爭時期縮短。三國參謀部的會商，今後凡遇必要時將繼續舉行。

納粹德國已注定滅亡。德國人民如果企圖繼續一種毫無希望的抗戰，將徒然使他們自己因為打敗而受的損失更重大些罷了。

二 德國的佔領與控制

我們已就共同的政策與計劃商得同意，以便實施在德國武裝抵抗最後被打毀後，我們要共同使納粹德國接受的無條件投降的條款。這些條款，在德國的澈底打敗還未完成之前，不得使人知道。根據已商得同意的計劃，三個強國的軍力將各自佔領德國的一個別區域。已經根據計劃規定，經由一個中央管制委員會行使互相配合的管理與控制，中央管制委員會由三個強國的最高司令官組成，總部設在柏林。已經商得同意：法蘭西如果願意的話，三個強國當邀請她承受一個佔領區，並參與管制委員會，作為第四委員。關於法蘭西所佔領區域的範圍，將由有關四國政府經由她們的代表在歐洲顧問委員會中共同商定。

我們不屈不撓的旨趣，就是要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與納粹主義，要確保德國決不能夠再擾亂世界的和平。我們決心要把德國一切武裝力量解除武裝，予以解散；把那曾經一再極力使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德國參謀部永遠解散；把德國所有一切軍事裝備撤去，或破壞掉；把所有一切會供軍事生產之用的德國工業排除掉，或予以統制；使所有一種戰爭罪犯受到公正而迅速的膺懲，並強索同德寇所造成的破壞相當的實

物賠償；掃滅納粹黨，納粹的法律，組織與制度，從公共機關中，從德國人民的文化生活與經濟生活中，消除所有一切納粹的與軍國主義的影響，並且在德國和諧地採取對於世界未來的和平與安全有必要的其它各種辦法。我們的旨趣決不是要消滅德國的人民，但是只有當納粹主義與軍國主義已經根絕了的時候，德國人才有過一種過得去的生活的希望，他們才有在國際交誼中佔一席地的希望。

三 德國的賠償

我們已經考慮了關於德國在這次戰爭中對同盟國家所造成的損害的問題，並且認為理當由德國負責用實物把這種損害賠償到可能的最大限度。當設置一個損害賠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當奉命考慮關於德國對同盟國所造成的損害賠償的程底與方法問題。這個委員會將在莫斯科工作。

四 聯合國會議

我們決定儘可能從速同我們的盟邦建立一個一般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我們相信：這個對於防止侵略，與對於由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密切而繼續的合作以消除政治上，經濟上與社會上的戰爭原因，都是必要的。

在敦巴頓橡園曾經奠定了基礎。不過，關於表決程序的重要問題，在那兒不會商得同意。現在的會議，已能解決了這個困難。

我們已經商得同意：應於一九四五，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以便依照在敦巴頓橡園非正式會談中建議的路線製定這一種組織的憲章。

當立即向中國政府與法蘭西臨時政府諮商，并邀請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大不列顛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共同發起這個會議。一經同中國與法國諮商完畢，關於表決程序的建議全文，就當公布。

五 關於被解放了的歐洲的宣言

我們已經擬就并且簽署了一種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這個宣言規定使三個強國政策一致，并規定由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以便依照民主原則處理被解放的歐洲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這個宣言的全文如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聯合王國首相，與美利堅合衆國總統，已經爲他們本國人民的與被解放的歐洲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互相諮商過。他們聯合聲明：當被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時期中，他們互相同意，當使他們三國政府的政策一致，以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前軸心附庸國人民，用民主方法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

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藉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够消滅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并創立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敘來達到。這是大西洋憲章的一個原則——所有各國人民有權抉擇他們要生活在它下面的那種政府形式——使那些被侵略國用武力剝奪了主權與自治的各國人民恢復主權與自治。

爲造成被解放各國人民可以行使些這權理的條件，三國政府當對於歐洲任何被解放國家的人民或歐洲前軸心附庸國人民，共同予以協助，這些地方情況，他們認爲需要

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

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

六四

(甲) 確立內部和平狀態；

(乙) 執行緊急辦法振濟難民；

(丙) 成立臨時政府，使人民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并担保儘可能從速經過自由選舉以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并且

(丁) 必要時當促成舉行這類選舉。

三國政府當與其他聯合國以及歐洲的臨時當局或其他政府，在考慮到對他們有直接利益的問題時，互相諮商。

當三國政府認爲歐洲任何被解放國或歐洲任何前軸心附庸國中的情況，有採取這類行動的必要時，他們當立即共同諮商，關於履行這個宣言中所舉共同責任必要的辦法。

我們由這個宣言重申我們對於大西洋憲章中各原則的信心，重申我們在聯合國宣言中提出的保證，并且重申我們的決心，要同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合作以建立一種在法律約束下的世界秩序，致力全人類的和平、安全、自由與普遍福利。

在發表這個宣言時，三個強國表示希望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可以協同處理所提議的程序。」

六 波蘭

我們來舉行克里米亞會議，決心要解決我們關於波蘭的異見。我們充分檢討了這個問題的所有各方面。我們重申我們的願望，要看見建立一個強健，自由，獨立，並民主的波蘭。由於我們討論的結果，我們已就一個新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能够依照取得三個大強國承認的方式成立起來的條件，商得同意。商

得的同意如下：

「波蘭，由於她已被紅軍完全解放出來，產生了一種新形勢。這就要求建立一個比波蘭西部最近解放以前可能建立的，基礎更廣大的波蘭臨時政府。現今在波蘭執行職權的臨時政府，因此應在更廣大的民主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這個新政府那時應稱爲全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莫洛託夫、哈里曼與卡爾，受命以一個委員會的資格，首先在莫斯科與現今臨時政府委員，並與波蘭國內外其他波蘭民主領袖，進行諮商，以便根據上述方針改組現政府。這個全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要保證：儘速根據普遍選舉與秘密投票方式舉行自由而無限制的選舉。在這些選舉中，所有民主的與反納粹的政黨，都有權參加，並提出候選人。

當舉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已經依照上述原則正當成立時，如今同波蘭現在臨時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蘇聯政府，以及聯合王國政府，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都要同新的全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各該政府根據大使的報告，當經常獲悉波蘭情勢。

三國政府的首長認爲：波蘭的東疆，當依照卡遜線，而在若干區域逸出五公里到八公里，便宜波蘭。他們承認：波蘭必須在北方與西方收得實實着着的領土上的增益。他們覺得關於這些增益的範圍，當於適當時機，徵詢新的全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的意見，並且覺得關於波蘭西疆的最後定界，此後應待和會決。

七 南斯拉夫

我們同意向鐵托元帥與蘇伯西奇博士建議：他們之間的協定，應立即付諸實施，並應根據那個協定成

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

立一個新政府。

我們又建議：新政府一經成立，就應聲明；

(一)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會議應予以擴大，以容納沒有妥協同敵人合作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屆國會的議員，這樣子成立一個可稱為臨時國會的團體。

(二)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會議所通過的立法案，以後當提交憲法會議批准。
對於其它巴爾幹問題，也會作了一般的檢討。

八 外長會商

在會議的全期間，除了各政府首長與外長每天的會商外，並且每天由三國外長與他們的顧問另行會商。

這些會商已證明具有無上的價值，這次會議并已同意了：當設置永久的機構，以便三國外長間舉行經常諮商。所以他們於必要時當常會商，大概每三四月一次。這些會商當輪流在三國首都舉行，第一次會商定於聯合國關於世界安全組織會議後在倫敦舉行。

九 爲和平與爲戰爭一樣團結

我們在這兒，在克里米亞的會晤，已重申我們的共同決心，在今後的和平時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強在這次戰爭中已使聯合國勝利成爲可能至且確定的那種的目的上與行動上的團結一致。我們相信這就是我們各政府對於我們各本國人民以及對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的一種神聖義務。

只有由我們三國間以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間，繼續而增進的合作與了解，才能够實現人類最崇高的志願——一種安定而持久的和平，那用大西洋憲章的話來說，就是要「確保一切土地上的一切人，都可以在免于恐懼與匱乏的自由中過他們的一生」。

在這次戰爭中的勝利以及所建議的國際組織的建立，當提供全部歷史中最偉大的機會，來在方來年中創造這樣一種和平的必要條件。

邱吉爾 羅斯福 斯大林

一九四五，二月十一。

附 錄

鐵托元帥與南斯拉夫皇家政府的協定

（鐵托元帥與蘇伯西奇博士的協定——一九四四：六月十六）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與南斯拉夫皇家政府總理已協議如下：

一，南斯拉夫皇家政府須由民族解放運動鬥爭期間不會妥協的進步與民主分子而成。該政府的任務在對民族解放軍，并同樣對一切在將來也將以同等決心同我祖國軍隊共同作戰者，籌備援助，以使所有一切武力併成一個人民戰綫。該政府一個重要任務在熱誠供應南斯拉夫人民，并配合國外代表工作與工作於各國際委員會，以護衛我民族權利及國內自身的民族解放軍。

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告

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與蘇伯西奇的皇家政府須爲對敵鬥爭上的合作，指派些組織，并對儘早成立一個單一的全國政府，給以便利。

三，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認爲：在現時沒有必要提起及加重國王與君主制的問題，因爲眼前這個問題并不防止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與蘇伯西奇的政府合作，但今雙方協議：國家組織當待全國解放之後，由人民來作最後決定。

蘇伯西奇政府須發表一個宣言，於其中：（甲）承認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在鬥爭的三年間，所作的民族的民主的成就，這種鬥爭，已爲我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的民主聯邦的組織立下了基石，并已在以民族委員會爲執行機關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會議（「幹哆」）的基礎上創立了一個全國的臨時行政機構；（乙）當對在鐵托元帥統率之下組織成的民族解放軍的全民族的戰鬥武力，表示充分承認，并把一切會公開或掩蓋着與敵人合作的背叛人民的賣國賊，加以判決；（丙）當號召全體人民及一切戰鬥武力，同民族解放軍團結成統一戰綫。

鐵托元帥，以爲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主席，在他那方面，須就同蘇伯西奇政府合作事，發表一個聲明，并對在戰爭期間民族委員會當不提起國家組織最後形式的些問題一層，加以注重。

（譯者按；所謂民族解放委員會與民族解放軍，或者最好改譯全國解放委員會與全國解放軍，如此前者便可省稱全國委員會，意思當較民族委員會明確。）

羅斯福報告克里米亞三國會議

（對國會的咨文——一九四五，三月一日）

實在欣幸，我現在已回到家來了。

這次實在是一個悠長的行程。我盼諸君同意這次行程是一個有結果的行程。

極坦白來說，這次行程會否完全有結果，大部分操於諸位之手。因為除非齊集於美國國會議事廳中的諸位——在美國人民支持之下——贊同在雅爾達得到的決定，並予以積極支持，那麼這次會議將不會產生了永久的結果。

這就是爲什麼我回來後即刻就來會晤諸位的緣故。我願意親向諸位，同時向全國人民作一次報告。我們將來還有數月的緊張工作，我很願意覺得在國際和平結構完成的時候，它是我們美國全體人民以穩定與無私的態度一致努力的成就。

我這次出行使我行距白宮七千英里之遙——回來後至感愈快與興奮。羅斯福們并不，像諸位也許心疑的，厭惡旅行。我們確因旅行而煥發。

我雖遠離國土，但不斷接到國內的情報。現代交通迅速的奇蹟，已把這個世界弄得很小了。我們想到或說到國際關係時，必須總記住這個觀念。我不斷從由華盛頓收到川流不息的信報，除因安全的緣故必須停止無線電外，我本可以不斷對世界任何地方發出信報。常然，在非常緊急情形中，我們甚至可以冒險打破安全的常規。

我們美國人民呵！我從克里米亞會議回來，心中堅信我們已經在往和平世界去的大道上開始前進了。克里米亞會議中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是以最大速度打敗德國，并使盟國軍隊只有最小的損失。對於這個目的現已在用極大的力量，使它實現。德國軍隊與德國人民，都正在感覺我們戰鬥人員與盟國軍隊，力量的一天天加強。當盟軍在德境英勇前進，要同英勇蘇軍會師的時候，每一小時都增加我們的光榮。

第二目的就是要繼續建立國際和協的基礎；使戰時的混亂狀態結束之後，可以產生秩序與安全，並對於世界各國間的持久和平，可以給以一種保證。

對於這個目標，我們也已得到驚人的進展。

一年以前在德黑蘭，三個最強有力國家的軍事參謀人員會擬定了長期的軍事計劃。不過在德黑蘭，三國民政領袖僅會交換看法與表示意見。

我們沒有作政治協議，並且也沒有這個企圖。

然而在克里米亞會議時，關於解決政治方面特殊問題的時機，已經來到了。

這次會議上，各方面都熱心努力，要得到協議。從德黑蘭會議以來，我們之間會造成了更大的便利，以便彼此協商，這對世界未來的和平實是很好的預兆。

我相信為保證世界和平與安全，可以達到一種協議，我這個信念，我從來沒有一刻動搖過。

從德黑蘭到雅爾達，其間所經歷的時間，是十四個月。在這期間，三大強國民政代表沒有舉行會議，實感過久。在這長時期內，竟任波蘭，希臘，意大利，南斯拉夫等處的地方問題趨於尖銳。

所以我們在雅爾達決定，即使環境不可能使三國政府領袖將來更常會晤，我們應保證應更常有私人接觸以交換見解。

因此，我們規定每隔三四月時英蘇美三外長作一次定期的會晤。我深信因此規定，不致再發生像今冬擾亂全世界合作的友人的事件。

當我們在雅爾達會晤時，除決定軍事方面最後并完全擊潰德國的戰略與戰術計劃外，并決定若干有重大政治後果的問題。

第一，在勝利後佔領并控制德國，完全破壞它的軍事力量，保證不論納粹主義或普魯士軍國主義都不能再行復活，以威脅世界和平與文明。

第二，解決我們在敦巴頓橡園會議後關於國際安全組織的少數異見。

第三，所有已經或即將由納粹羈絆中解放的區域所共有的一般政治與經濟問題。

第四，波蘭與南斯拉夫所造成的特殊問題。

討論這等重大事項，每費若干時日，我們都以自由而坦白態度，當面談論。但最後個個爭點都已獲得一致的協議。比言詞上的協議更爲重要的是；我可以說，我們已達到一種思想的團結與一種和睦相處的法子。

希特勒所希望的就是我們的意見不能一致——就是在盟國團結的堅壁中或將發生種微微的裂隙，以便使他與他的黨羽得有最後逃脫其惡運的希望。這是他的宣傳機構幾個月來工作的目的。

但是希特勒已失敗了。

以前主要盟國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密切地團結過——不但其作戰目的上沒有過，就是其和平目的上也沒有過。而且他們決心繼續彼此團結——并且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相團結——以使維持世界和平的理想成爲事實。

蘇英美三國參謀人員彼此每天會晤，并同斯大林元帥，同邱吉爾首相，同我商討配合所有盟國部隊的戰略與戰術的問題。他們已完成最後擊潰德國的計劃。

德黑蘭會議時，蘇聯前線與英美前線相隔很遠。某種長距離戰略合作雖有可能，但不能在戰術上逐日配合。但蘇聯軍隊現已越過波蘭，并正在德國東土作戰。英美軍隊現已在西戰場德國境上迫近萊茵河。

今天局勢已大不同；更密切的戰術聯絡已有可能了——而且這是克里米亞會議中所已完成的了。

關於艾森豪威爾將軍所統部隊，東戰場蘇聯元帥們所統部隊與我們在意境部隊間，每日情報的交換也已有規定——不必再像過去那樣要經過華盛頓與倫敦的參謀人員。

你們已在最近英美飛機轟炸與蘇軍向柏林前進直接有關的據點時，看見這樣交換情報的結果。

從今天起，英美重轟炸機——在逐日戰術中——將用以直接援助蘇聯部隊，以及西戰場我們自己的部隊。

這些飛機現在正從事轟炸懲罰，以阻止德國後備軍與物資由德國其他地方以及由意大利向東西兩戰場輸送。

此外并規定把各種弄得到的物品，作最有效的分配，并運輸到在美英蘇聯合作戰上能作最善利用的地點。

各種計劃與規定的細節，都是軍事機密。但都可加速德國最後崩潰的日期。納粹現在已在漸漸知道其中的一些，而大感苦惱。他們明天或後天以及每天，知道的一定要多些！

敵人將沒有休息的時間。非到敵人無條件投降，我們願一刻也不放棄努力。

德國人民與德國士兵必須切實認識他們集體或個人投降越早，他們目前的苦楚將消除得越快。他們必須切實認識只有完全投降，才能開始再自立為世界可以認為溫文有禮的鄰邦的人民。

我們在雅爾達已再度表明一點，我現在想重述的，就是無條件投降，意思并不是要毀滅或奴役德國人民。納粹領袖蓄意不准雅爾達宣言中涉及這點的那部分在德國報紙與無線電台發表。納粹領袖企圖使德國人民相信雅爾達宣言，意思確在奴役或毀滅德國人民——因為這就是納粹黨人怎樣希望挽救他們自己的生

命，而驅着他們的人民，使進行無用的抵抗。

不過，我們在這次會議中，已將無條件投降對德國的意思完全弄明。

它就是：由英，蘇，法，美暫時管制德國。四國中每一國都要佔領并管制一個不同的德國地區。四區行政將由柏林四國代表組成的管制會議加以配合。

無條件投降的另一意思也就等於納粹主義，納粹黨以及所有其野蠻法律與制度的壽終正寢。

也等於消滅所有德國公私及文化生活中的軍國主義的影響。

對於納粹的戰爭罪犯，也等於是一種迅速公正而嚴厲的懲罰。

它也等於德國武裝的完全解除，軍國主義及軍事裝備的毀滅，軍火生產的終止，所有武裝部隊的遺散，已會一再破壞世界和平的德國參謀本部的永久解體。

也等於德國侵略下，無辜犧牲者所受的損失，它要以實物賠償。

強迫償實物——工廠與機器與車輛與原料——我們可避免再蹈上次大戰後的覆轍，要求德國所永不能付清的金錢為賠償的方式。

我們不要德國人民陷於饑饉，或成爲世界其餘部分的負擔。

我們處置德國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要得到未來世界的和平。我們已有太多經驗證明：如果容許德國保持任何足以發動侵略戰的能力，這個目標就不能夠達到。

這個目標對於德國人民并無妨害。反之，且將保護他們以免重遭德國參謀本部及軍國主義從前會加給他們，現在希特勒主義又正再百地加給他們的那種命運。這個目標僅只是從德國身上割去一個幾代以來專事爲全世界製造悲痛的毒瘤而已。

在我逗留在雅爾達的時候，會親眼看見德國軍國主義所產生的那種胡亂無意識的瘋狂與破壞。雅爾達本無任何種類的軍事意義，且并無防禦工事。在上次大戰以前，那個地方原來是沙皇及俄國貴族的避暑勝地。不過以後，直到希特勒襲擊蘇聯以前，雅爾達的宮殿及別墅，都被用作蘇聯人民休憩與娛樂的中心。到希特勒侵略蘇聯以後，納粹軍官會把這些宮殿及別墅都取為己用：當蘇軍強迫納粹退出克里米亞時，那些別墅都被納粹所劫掠，然後幾乎完全破壞。甚至連最卑陋的房舍，也未倖免。

現在雅爾達除廢墟與荒涼外，已沒有留下什麼了。

塞巴斯托波爾也是遭受完全破壞的地點——全城之中，留着未動的建築物，也不過十來間了。我會聽到過華沙，黎狄斯，鹿特丹，卡文特里等地的情形——但我却親眼見到塞巴斯托波爾雅爾達的情形！于是我才知道德國軍國主義與基督教禮義在這個地球上沒有并容的餘地。

在克里米亞會議中，同軍事布置有同樣重要的是關於維持世界永久和平的一般國際組織所得到的協議。其基礎是在敦巴頓橡園會議奠定下來的。不過，有一點，在敦巴頓橡園沒有得到協議。這一點包括安全理事會中的表決程序。

在克里米亞會議中，美國對於這一問題，會作建議，經詳細討論後，其它兩國就已一致接受。目前還不能公開宣布該項協議的條款，但很短時間內當即可能。

當克里米亞會議所得關於安全理事會的表決程序的結論發表時，我相信各位一定會認它是這個複雜而困難問題的公平解決方案。這些結論都基於正義，并很可保證在維持和平上的國際合作。

世界各聯合國的會議將在一九四五，四月二十五在舊金山召集。我們全希望，並有信心地期盼，在那兒得一確定的組織憲章藉以保持世界和平並永久滅絕一切侵略勢力。

這次我們一定不要作那種錯誤，非等到戰爭結束，不來建立和平機構。這次就像一塊兒作戰，以便戰爭快點過去一樣，我們要一塊兒工作，以便戰爭不再發生。

我像所有聯合國家一樣，對憲法事實很清楚：就是這個憲章，必須由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議員贊成——對於在雅爾達所作的若干別的配置，也一樣。

美國參院經其適當代表，已不斷獲悉本政府創立國際安全組織的規劃。

參眾兩院在舊金山會議都將有代表。出席舊金山會議美國會代表中，共和民主兩黨分子當有同等數目。美國代表團乃是兩黨的——隨便照兩個字的什麼意思說。

世界和平不是一個黨的問題——正同軍事勝利一樣。

我們美國共和國，在受威脅時，最初是由一九四〇納粹企圖征服世界，其次是由一九四一日本背信偷襲，在這種時候，差不多個個美國人都把黨界與政爭擱在一邊；把所有資源力量都貢獻給我們共同的安全。我們期盼個個愛國的美國人與個個海外有心靈的人，也將同樣的為和平而獻身。

世界和平的結構不能是一人或一黨或一國的工作。也不能是美國，英國，蘇聯，法國，或中國一國的和平。也不能是各大國——或各小國的和平。它必須是基於全世界合作努力的一種和平。

它也不能一開始就是十全十美的結構。但能是，也一定會是一種基於大西洋憲章健全而公正的原則，基於人類尊嚴的觀念，基於寬容與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證的和平。

盟軍既已帶着軍事勝利邁進，他們已解放了四年來自由遭納粹摧殘，經濟被納粹匪徒劫掠一空的各國人民。

這些被解放區域中已有政治混亂及不安的例子——如希臘，波蘭，南斯拉夫及其他地方。比這個更壞

的是若干被解放區域內，實際已開始產生界說含糊的「勢力範圍」觀念。這與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實從不相容。這種發展，如容許其蔓延無阻，未嘗不可產生了可悲的結果。

如要把造成這種局勢的責任，責備那一個國家，是沒有結果的。除非世界各大強國繼續不間斷地共同工作，共負解決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些問題的責任，這就正是那類簡直不能避免的發展。

我們在克里米亞集會，就決心解決這個被解放區的問題。我現在很高興，向國會證實，我們確會得到一個解決方案——一個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

世界三個最有力的國家，已同意解決任何自納粹佔領中被解放區域的，或任何前軸心附庸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是三國政府全體的共同責任。三國政府在戰後尚未安定的過渡時期內，將聯合一致，共同協助任何被解放區域的，或任何前軸心附庸國家的人民，經由堅固奠定的民主過程，解決他們本身的問題。

三國政府將努力促使過渡期內的各國當局，能儘量代表它全國人民中的一切民主分子，并儘早舉行自由選舉。

對於海外數千英里外的政治情況的責任，這個偉大的國家已再不能避免了。我已經說過，現在世界已經縮小。美國現在為普遍全世界的和平，發生一種龐大的影響。只有美國還願繼續擔負維護和平的責任，它乃會繼續發生這種影響。我們如果躲避這個責任，那就是我們自己的可悲的損失。

被解放區域的最後決定，將共同來作；所以最後決定將常常是互相讓步的妥協的結果。美國定不會總是百分之百地能照着自己的法子作——蘇聯或英國也一樣。就令我們決心繼續努力向理想而趨，但對複雜的國際問題，也不會總有理想的解決方案。但我確信，根據在雅爾達所得的協議，今後歐洲的政治將較所有以前都穩定。

當然，任何國家，一旦民意已可自由表示，我們的直接責任就告結束——只有由國際安全組織同意的行動例外。

聯合國也必須不久即開始適足地協助這些被解放區域重建其經濟，以使好準備恢復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納粹作戰機構已剝奪了這些區域的原料與機器工具與車廂與機車。其工業既陷於停頓，大部分農業也失了生產能力。

要使輪子再轉起來，不僅是救濟問題。我們應該促使這些被解放區域恢復生產，自給自足，不再需要我們繼續救濟，這對於我們全國也是有利的。

三大盟國，在被解放區共同行動的一顯著例子，就是波蘭問題所得的解決。整個波蘭問題本是戰後歐洲一個可能發生麻煩的源泉。我們去會議于克里米亞。就決心給波蘭問題的解決方案我一個共同根據。我們已作到了。

我們的目標就是幫着創立一強健獨立而繁榮的波蘭，有一最後是由波蘭人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

為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準備成立一較波蘭前被奴役時更能代表民意的新政府。因此，我們在雅爾達已採取步驟，來改組波蘭國內現有的臨時政府，在一個更廣大的民主基礎上，以容納現在波蘭國內以及國外的民主領袖。這個新的改組的政府，將由我們全體承認為波蘭臨時政府。

不過，全國統一的新波蘭臨時政府，要擔保儘早根據普遍選舉及無記名投票原則，舉行一次自由選舉。

有史以來，波蘭就是經過它來攻擊俄國的走廊。三十年來德國已兩度經過這條走廊襲擊蘇聯。為保證歐洲安全及世界和平，有一強健獨立的波蘭是必要的。

關於波蘭邊界的決議，是一種妥協，不過，根據這個妥協，波蘭人將在西北兩面得到領土的補償，以補償其因卡遜線所受的損失，西部邊界的定界，將由最後和會予以永久的確定。並會同意應有一條很長的海岸線包括在內。

大家都很曉得卡遜線以東的人民大部分是白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該線以西則大多數是波蘭人。早在一九一九年時，協約國代表已同意卡遜線是兩國人民間的公正邊界。

我相信在應況之下，關於波蘭問題的協議，是對建立一個自由獨立而繁榮的波蘭國，所可能的最有希望的協議。

克里米亞會議是肩負作戰主要重責的三大軍事強國的會議。爲此理由，法國雖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任何人對會議所承認法國在未來歐洲及世界所佔的地位，當都不會予以貶抑。

法國已被邀在德國接受一個控制區域，並參加爲盟國管制德國委員會的第四會員。

法國已被邀共同擔任舊金山聯合國會議的發起人。

法國並將與其他四大強國同任國際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

最後，我們並已要求法國同我們協同擔負關於歐洲被解放區的共同責任。

如公報所宣布的，對於南斯拉夫問題，也會得到協議，並正在履行過程中。

克里米亞會議只涉到歐洲戰爭與歐洲的政治問題，而與太平洋戰爭無關，這是極自然的事。

不過，我們英美聯合參謀部在馬爾他島，已經擬訂了計劃，以加強對日本的攻擊。

日本軍閥知道他們並沒有被忽視，他們已經感到B-29式機與我航艦飛機的威力，他們已經感到美國海軍的宏力，並且不像很焦急要出來再同我們一較。

日本人知道聽到「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一項消息，是什麼意義。我們想到硫磺島，還可加上一句話：「局勢已很有把握」。

他們也知道日本本土將遭受什麼命運，因為麥克阿瑟將軍已完成他回到馬尼刺去的偉大進軍，而尼米茲將軍恰正在日本本土後院的硫磺島上建立着他的空軍根據地。

達到東京依然還有一段艱難，悠長的途程。德國打敗，並不就是對日戰爭結束的意思。相反地，美國必須準備在太平洋上，從事長期而糜費的鬥爭。

但如果我們的世界和平計劃要得到成功，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也同德國的打敗同樣必要。因日本軍國主義，也必須同德國軍國主義同樣徹底掃除。

我從克里米亞回來途中，曾約定親同埃及國王法魯克，阿比西尼亞皇帝塞拉西，沙地阿刺伯國王伊本沙地會晤。我們的談話，都同有共同利益的問題有關。這種談話，對於雙方都有極大利益，因為它使我們得有機會當面晤談，親身交換意見，而不用形式的函電。

我在途中曾得便視察在工作中的陸軍海軍與航空隊。

一切美國人如果能夠親自經歷我所看見所聽到的一切，對於我們的海陸空軍，一定會與我同樣感到榮耀。

我軍本是對着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職業軍人而抵抗，而戰鬥——而且贏了。

現在是我們的機會，使這些英勇戰士的子子孫孫們，不必在幾年之中就再重來打一遍。

克里米亞的會議是美國歷史中的一個轉捩點。不久就可向美國參議院與美國人民提出一個偉大決定，這個決定一定會規定未來幾代美國以及全世界的命運。

這兒並不能有中立的餘地。我們必須負起世界合作的責任，否則就要負擔另一次世界衝突的責任。

我知道若干方面對於「計劃」這兩個字，並沒有好感。但就內政問題來說，已因缺乏計劃而造成可悲的錯誤；反過來說，許多生活上的些大改善，以及許多對於人類有利的事物，都是以爲充分，睿智的計劃的結果而完成了的——開墾荒漠區域，開發整個河窪，供給適當住宅，都是例子。

國家間的關係當也一樣。我們這一代已第二次面對防止戰爭的目標。世界各國爲應付這個目標，不是要有一計劃，就是要應付不了。計劃的基礎現已擬定，並已提交全人類來討論決定了。

沒有計劃是十全十美的。無論舊金山會議通過的計劃怎樣，將來無疑也要隨時修改又修改，就像我們自己憲法一樣。

一種計劃將支持好久，誰也不能確切來說。和平，只有在人類真正堅持它，並情願爲它工作，甚至爲它犧牲的時候，才能持久。

二十五年前，美國戰士會期望全世界的政治家完成他們所爲而戰爭而犧牲的和平的工作。那時我們是辜負他們了。我們不能再辜負了他們，而期望世界能再存續下去。

克里米亞會議，實在是三個領袖國家極成功的一次努力，來爲和平找一個共同根據。過去幾世紀試驗而失敗的片面行動，排外性同盟，勢力範圍，均勢以及其他一切策略等等，那套體制，一定都將由此而結束。

我建議用一個普遍的組織，代替上述一切辦法，在這個組織裏，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最後都有機會參加。

我相信國會以及美國人民，當承認這次會議的結果爲永久的和平結構的開端，在這個結構上，我們才

能開始建立那個較好的世界，那個爲我們的子子孫孫——你的，我的，以及全世界的子子孫孫——所必得在其中生活的世界。

舊金山聯合國會議請柬

(一九四五，三月五日)

關於設立國際和平安全組織事，美英蘇中四國政府，現正發出請柬，訂於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聯合國會議。凡在一九四五，二月八日爲聯合國宣言簽字國之國家，以及在一九四五，三月一日前向敵宣戰之協合國，均在被邀之列。

請柬全文如下：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爲其本身，并爲大不列顛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中華民國，三國政府，邀請……：國政府遣派代表，出席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利堅合衆國舊金山舉行之聯合國會議，以便爲一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般國際組織，擬訂憲章。

上舉各國政府提議，該會議應以去年十月由敦巴頓橡園會議結果所公布的建立一般國際組織建議案，作爲此種憲章內基礎。該建議案第六章業經以下列規定加以補充：

第三節 表決一(一)安全理事會的每一理事國應有一表決權。(二)安全理事會關於程序事項的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贊成票爲之，(三)安全理事會關於一切其他事領的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贊成票爲之，包括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在內；但依第八章第一節及依第八章第三節第一條第二句所作的決議，爭端之當事國應不參加表決。

舊金山聯合國會議請柬

關於籌備事項其他報道，以後當隨時奉達。倘……：國政府對於建議案欲於會期之前提出意見或評語，美利堅合衆國政府，願將此種意見與評語，轉達其他參加政府。

附記：下列乃發出請柬時合格接受邀請出席舊金山會議之國家名單：澳洲，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古巴，捷克，多明尼加共和國，埃及，厄瓜多爾，阿比西尼亞，法國，希臘，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巴拉圭，祕魯，菲律賓共和國，波蘭（待改組），沙地阿刺伯，土耳其，南非聯邦，蘇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美國，烏拉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以後在開會前被邀的敘里亞，黎巴嫩。

附錄

斯退丁紐斯闡釋表決程序

（關於表決程序的聲明——一九四五，三月五日）

隨着舊金山會議請柬的發出，關於敦巴巴頓橡園建議的一般國際組織的安全理事會中表決程序規定的原文，一併公布。

總括看來，這些規定的實際影響，但就表決而論，就是對安全理事會爲促成和平解決爭端的類似司法機能，與爲維持和平與安全而採取行動的政治機能，兩者之間，作了一個區別。

安全理事會爲促成和平解決爭端，而履行其類似司法機能時，無論大小國家，都不得超乎法律以上。意思就是說，無論大小國家，如爲爭端之一造，對安全理事會關於下列一類的問題的決議，都不應參與：

第一，一事項應否調查；第二，爭端或局勢其性質是否如繼續存在即會危及和平；第三，理事會應否召集當事國藉其自擇方法，解決爭端；第四，爭端如提交理事會，關於解決的方法與程敘，應否作何建議；第五，理事會應否在爭端提交到之前作這類建議；第六，這種建議應是何種性質；第七，爭端之法律方面應否提交國際法院徵詢意見；第八，應否請一區域機關干與爭端；第九，應否將爭端提交大會。

理事會爲維持和平與安全，而履行其採取行動的政治機能時，便在常任理事國與其他國家間，作了一個區別。所以作此規定，因常任理事國，以事實的需要，必須負行動的主要責任。因此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是必要的。這類事項，其舉例即：

第一，判定威脅或破壞和平的情形存在；第二，使用武力或其它強制辦法；第三，認可供應武力的協定；第四，關於管制軍備事項；第五，有關停止及開除會員國資格與接受新會員國事項。

舊金山聯合國會議請柬

四大自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重慶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天津再版
定價法幣 元

版權所有

著者：

張申府

× × ×

翻印必究

發行：

五十年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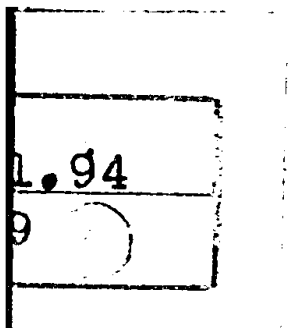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天津分社
社址：天津第一區宮島街十六號
電話：二局 三九〇六號

代售處：

北平：王府井大街海燕書店；及各大大書店
遼寧：今日東北社

3865



FP